

PL 3090 JFENG
JFENG

470

蕉風

双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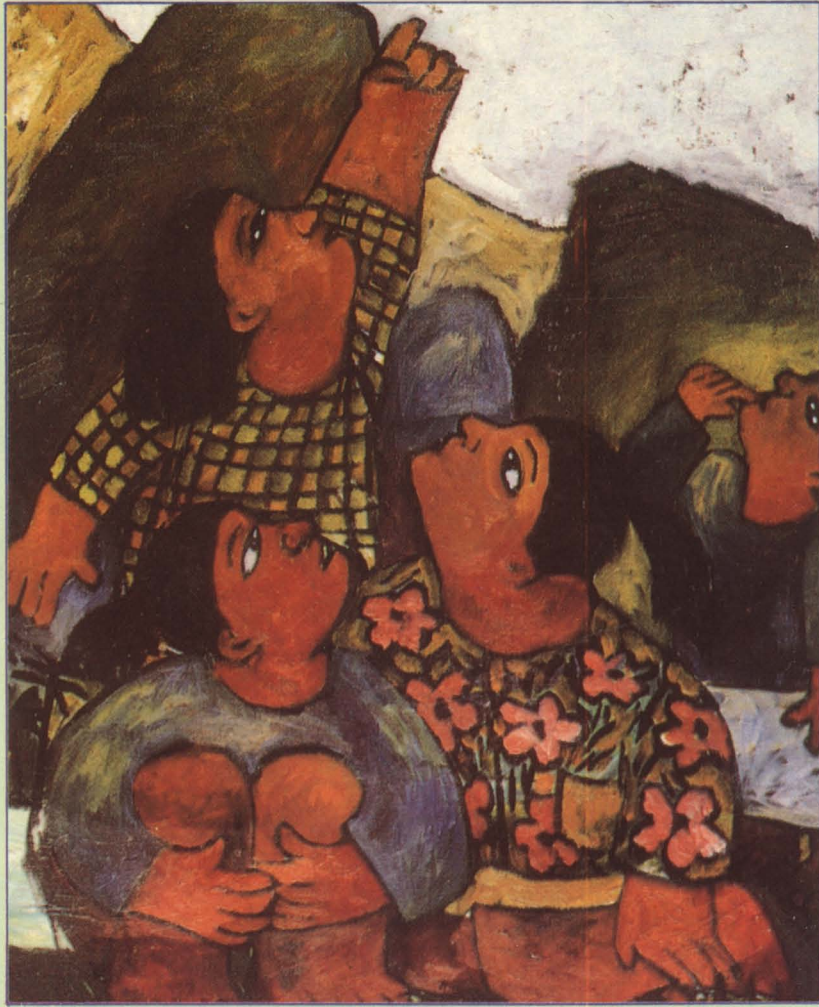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九六年一、二月号

JAN / FEB 1996

PP 595 / 12 / 95
RM1.50



惊愕三帖

— 林锦 —

诠释

和月光散步的沙滩，从海来了一个寻爱的女人。她以忧怨的眼神，诠释他的沉默。他沉默，因为他不是海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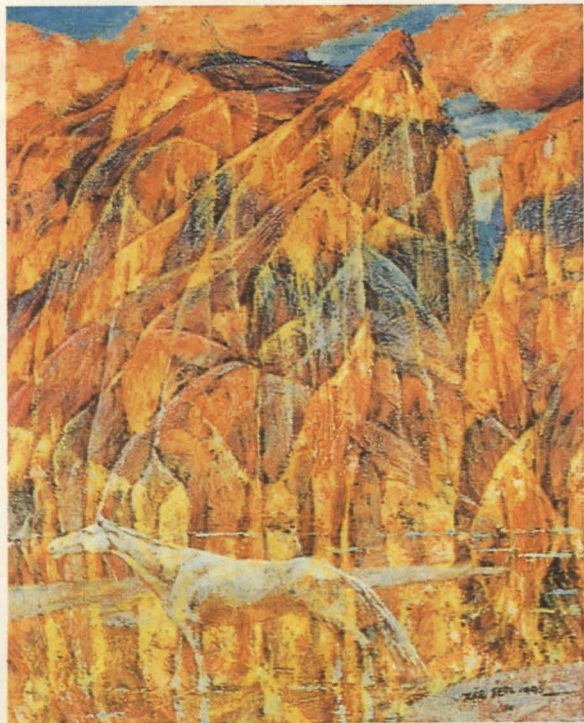
一粒沙是一个爱的细胞，轻轻搓揉着她洁白而修长的脚板，煽情的贝壳，肆意在她白嫩鲜滑的肌肤上爱抚，毫无忌惮，然后贴近她的身旁。

她兴奋地宣布：贝壳对我倾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然后，向他狂奔，侧着脸，埋进他的胸膛，聆听爱的誓言。

传入耳际的，是微弱的呼唤，无奈的哀叹。然后。是永远无休止的寂寞。

他已站成定定一座冰冷的山。

她飞坠，和爱，一起飞坠，在沙滩上摔成一朵云。



PL 3090
JFENG
(DB)

蜕变

撑开的花伞下，飞着一只红蝴蝶。

花伞突然枝繁叶茂，站成一棵树。树下，逡巡着一个少女，等待成熟坠落。

她左手捡起一个苹果，左手操着刀子，刷刷地削着。衣裳纷纷在空中飞扬，飘落。她的刀法干净利落，树轰然倒下。她安然坐在树干上，贪婪地吮吸。然后，张口一咬，骇然发现，自己藏在苹果里。倒下的树，变成一具男尸。

而红蝴蝶，已不知去向。



沉溺

滴答，滴答。时间从晾在竹竿上的一袭花裙不断地滴下来。她随着最后一滴水走出来。

她取下晾干的思念，搁在衣橱的最高处，让尘埃遗忘它。

可是，她不能不穿衣。她再把裙子丢进洗衣机里，时间控制器转至无限。

裙子在水中载浮载沉，大声呼救。她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她渴望此刻他捧着门铃声出现。只有他才能拯救思念的沉溺。

一切枉然。她绝望地坠落，和思念一起拥抱挣扎，哭喊成一缸泪。时间指向零时，她才把自己捞起，晾在竹竿上，赤裸裸地。

蕉風

编辑顾问：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 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Sdn.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目 录

【彩色文章】

惊愕三帖	林 锦	封面内页
半亩	方 路	封底内页
情事 3 题	叶 明	封底

【编辑人语】

怀念老朋友	编 者	3
-------	-----	---

【方路专辑】

行程和角落		51
小镇同伴		54
抒情及字		57
半亩		62

【散文】

山居杂忆	徐家祯	21
婚礼	高诵芬	24
冬邮	林 青	29
故乡的夜面	李清山	32
爸爸	李元昆	34
难过	秦 林	36

——怀柔密欧·郑

【评论】

○椰风蕉雨话诗坛 (从十年蕉风看当代马华诗坛)	岳玉杰	4
○微型小说同海外 华人社会	黄万华	15

【诗】

THE END —— 悼叶明	李敬德	38
诗 5 首	张玮栩	42
童诗	黄德志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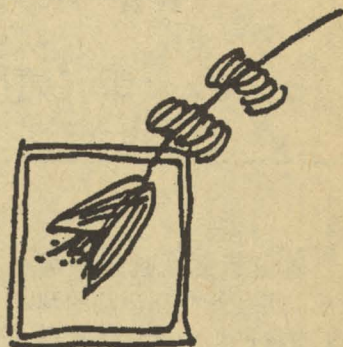
【小说】

照相	戴 涛	48
黄世仁打官司	凌鼎年	49

【封面图画】

AT A GLANCE	戴淑贤作	
-------------	------	--

怀念老朋友



这一期有三篇悼念的文章，写的都是马华文坛极为熟悉的作家，虽然他们三人都在不同的国度（李汝琳先生是新加坡作家，柔密欧·郑先生是印尼作家而叶明则是我国的青年作家），但是都曾经非常关心蕉风，常常给蕉风写稿，是本刊的多年好朋友。他们的逝世，无疑是令人感到非常伤心的。他们过去对蕉风的关爱，就更教我们怀念了。其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叶明罹患癌症逝世的消息。之前，他是那么的硬朗、乐观啊。在蕉风三十八周年庆典时，他曾经慎重的答应给蕉风准备专辑。几年过去，他还是很谦逊的说，再过一些日子，写得有一点满意才发表吧。想不到，我们从此就难圆心愿了。

事实上，一九九五年，年华正茂即逝世的商晚筠也是一位令我们怀念的出色的作家。商晚筠好几年前在蕉风发表过不少小说，是许多作家都赞赏的优秀小说家。

对于逝世的朋友，没有比给他们作纪念专辑更有意义了。因此，文友们如果有所怀念，就请执笔吧。

本期的专辑作者，年轻的方路，在本地一家报馆服务。他近年来表现极为标青，对创作有信心，也有爱。在伤痛凋零的当儿，又看见了生机，是最大的慰藉。

椰风蕉雨话诗坛

——从十年《蕉风》看当代马华诗坛

◎岳玉杰

(一)

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下直接产生的，马华新诗的产生和发展也同样受到“白话诗的影响。1919年马华《新国民日报》副刊开始发表具有新诗质的诗作(1)，最早一首被认为较具新诗形式和内涵而列为新诗作品是啸崖的《原来学生》(发表于1920年2月18日《新国民杂志》副刊上)。该诗是讽刺当时马来学生的流氓习气，显示出马华新诗的现实主义倾向。马华新诗随后经历了初期的发展(包括“南洋色彩”的提倡，唯美主义诗歌和感伤主义诗歌的发端)，和抗战时期“大众诗歌”、“口号诗歌”的滥觞，一直到60年代中期新马分立之前，马华诗歌基本上遵循着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发展。但战后的马华诗坛在作者身份，作品本质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批在马华生长的年青作者，摆脱了上一代

诗人的移民漂泊感，而转为认同和参与，以一个华华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来创作诗歌。这一时期(战后——新马分立前)，较好的诗人有泡蒂、杜红、周燦等，诗歌的艺术层次也有提升。60年代中期以后，马华诗坛涌现出大批新人，他们引进现代主义诗歌艺术，汲取世界各国诗歌的营养，借鉴台湾现代诗的经验，开辟了马华诗歌的现代派时期。

在上述马华诗歌发展的各历史阶段中，华文报刊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马华社会多元的文化背景，马华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一是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另一个就是文学刊物的繁荣。尤其是后者，马华文史家方修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刊物的兴衰已成为马华文学发展的象征和标志。其中，《蕉风》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

《蕉风》作为马华文坛

上一份创刊较早，连续时间最长的纯文学刊物至今已经走过39个年头。出版近500期。正如马华文史家马峇所称道的“直到今天，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在内，在所有的中文刊物里，还找不到另一份期刊像《蕉风》能有如此长的寿命。”(2)故而他提出“在本邦，《蕉风》月刊可成为‘蕉风学’(简称‘蕉学’)。”“因为(一)马新现代文学的现行者，无不来自《蕉风》；(二)马来独立后，马华文坛的写作人近60%曾在《蕉风》和《学报》上发表文章；(三)此外，《蕉风》是同港台及欧美华文文学交流最密的一道桥梁。”(3)笔者以为《蕉学》的形成，还得力于《蕉风》多元化、开放的编辑方针，能够较全面、多方位、立体、动态地呈现出马华文坛的面貌和趋向。故而对《蕉学》的重视和研究应当成为研究当代马华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蕉风》刊载的各种文学体裁以诗歌最为繁荣，无论从数量、质量和风格多样化来看，诗歌的成就似乎都胜于小说和散文。也许因为诗是较其他类别文学更纯粹、更精微、更强烈的感情经验的凝聚形式，故而马华作者对诗这种文学体裁情有独钟；也许是因为马华第一首现代诗在《蕉风》上登载，第一本现代诗集也在《蕉风》的组织下刊行的姻缘，《蕉风》在马华诗坛总扮演着前卫和先锋的角色，冲击推动着整个诗坛探索和前进的步伐。《蕉风》倡导现代主义诗歌，但又未忽略现实主义和其他风格流派的诗歌，因此“蕉风诗坛”可谓“蕉学”之缩影。笔者正立足于此，力图透过近十年《蕉风》诗歌的发展演变窥探到马华诗坛十年来的成就，现状和存在的危机。

写实主义是马华诗歌的传统，这从前面对马华新诗历史的简单回顾中可以得到印证。关注现实，涉足社会是每个马华诗人使命感中的重要部分。“作家必须对时代负责，也受时代影响。”(4)从《蕉风》所刊出的马华文学前行者方北方的诗作，拉让江畔诗人吴岸吟唱的诗篇、砂朥越诗人的专辑以及

青年诗人傅承得的政治抒情诗等，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在攫取具有马华地方特色的题材基础上，采用怎样的形式，使题材与形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是许多马华诗人孜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技巧方法引入诗歌。

马华现代诗自1959年萌芽（从第一本现代诗集《美的V形》出版为标

志），有关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文学自身的发展使二者最终合二为一。到70年代中期，两派之间的藩篱基本被打破，好的诗歌必定要兼具写实与写意两种艺术素质。(5)下面，我们将通过对《蕉风》所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及其作品的分析透视当前马华诗坛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二) 诗风趋向浅白 的艾文李宗舜

一些前行的马华现代诗人，如温任平、艾文、李宗舜、谢川成等，由早期晦涩的现代派诗风转变为近期浅白明朗的诗风。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用艾文自己的话说是年龄和阅历增长的缘故，(6)但其中也确实反映了马华诗坛风气的变迁。

《蕉风》433期的“艾文专辑”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20首诗，这些诗使人感到坦率明朗成为艾文近期创作的主要特色，但其中仍不乏象征手法，意识流等现代诗的特质。《所谓读书人》即是很好的一例，诗人没有正面描写读书人，而是借助一组意象、一组场景，将读书人的心境细腻地呈现出来。“那女人 / 修长的黑发 / 披落丰腴双肩 / 背着一幅柔黄灯火 / 涓如溪水 / 流着款款的银鱼”，“女人一黑发一灯火一溪水一银鱼”，这一组意象是外在场景与诗人内心感受结合的产物，而中心意象“女人”象征什么呢？从下一句“他细读那黑发”可以推测到“女人”象征书本或一种语言，“雪白肌肤袒来袒去 / 缠住他腰身 / 要挣扎还乱 / 他索

性 / 把苦读 Bahasa Saya / 译为一缕缕枪的游魂”，这一组场景生动地描绘出读书人欲休还乱的尴尬。从“译字我们可以推断出“女人”应该象征一种语言，一种主人公熟悉而感到温情的语言，无疑她代表母语。这首诗的最特点在于能将内心的困扰和意绪外化成具体可现的场景，这种融主客为一的本领非深切的体触和纤熟的现代技巧不可。故而该诗堪称一首心理诗。

《在高速公路上》一诗也在浅显明快中较多地保存了现代派诗风，“高速公路新鲜的 / 像一条张开肉体的女人”这一比喻新奇，强烈地刺激读者的感官。“踩足马力”、“向前冲刺”、“爬下来”、“互相倾轧的窄缝”这些诗句浅白都富有象征意义。艾文擅长从平凡生活入手，即物起兴，如《榴梿·皮球》，利用两种意象之间的共同点贯穿了华族几代人近百年的沧桑，“遥远的一百年 / 祖父嗅到浓郁芳香 / 毅然把自己典当 / 爬上岸变猪仔 / ……祖父找到了 / 送白饭的榴梿……”后来“多刺的榴梿”在祖父手上被扭捏成孙辈的“皮球”，这一巧妙的联想充满了历史的凝重和辛酸。

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邃

的含义，这也许是艾文诗风老成趋于浑然的标志吧。读他的《玉楼春》、《星洲双林寺》、《天地悠悠》等诗同样也可以感到洗净铅华后的冲淡和平实。但过于浅白，过多地溶入叙事成份是否会使得诗歌有散文化倾向，这也是艾文一些诗中存在的问题。像《蝴蝶之死》，几乎是一段散文的分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利说过“散文与诗，正像走路和跳舞一样。”(7)诗歌侧重主观抒情、意象的营建，因而具有跳跃性，语言凝练、浓缩，常产生突兀感、激荡感；而散文节奏散漫，“敷陈其事而直言之”，(8)语言不忌俗字、无戒律。笔者以为艾文还应当注意意象的营造和语言的锤炼，不能因追求语言的明朗而忽略其他。此外，艾文有意地将口语、方言入诗，可以说这是对诗歌语言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增强了诗歌的平实、亲切感，但对于外国阅读者却有一定的困难，如：“与我同车同船的友人也惊讶 / Tengok tu tangon kau merah / 不是同你一样有血肉吗”(《游热水井记》)等。其中引用马来语或方言时应加以注解。

同艾文相似，李宗舜也由早年温婉抒情的“黄昏

星”转为近期明朗写实的“李宗舜”，自然这同诗人个人的遭遇、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曾经留台在70年代的现代诗坛上名声大噪的“黄昏星”，返马后迫于生计而一度放弃写诗，现在他又提起中断7年的笔，将“自己对生活的所见所悟用诗的过滤器表达出来。”(9)李宗舜的创作经历在马华诗人中很有典型性，他所面临的选择也是许多诗人面临的共同困境，“生活是一个担子，写诗也是一个担子，你说挑谁更好？”(10)

正因为有如此经历，李宗舜在诗中能够更透彻地看待人生和世态炎凉。“傲视天下的我们 / 何尝不是栩栩如生 / 轮回的蜂，钉的化身 / 我们洒脱钉人，也被人顽固击倒。且处处扩展”（《蜂》431期《蕉风》）。诗人由一只丧生车轮的蜂联想到人的命运便正如这纤小而愚蠢的生灵，自觉、不自觉地尘世间盲目地度过一生，这悲凉的见解正是人在尘世间苦苦挣扎的写照。更多的时候，李宗舜冷峻地揭开人世间虚伪的面纱，将笔触深入到社会和人生的底蕴，用反讽、揶揄的笔调涂写人生。“她们偶尔和我搭讪，探讨着 / 喜不喜欢吃冰淇淋 / 这严肃且具有

争议性的课题”（《有女同车》）这看似平淡的几句却引人深思，正如作者末尾所写的，这些卖春女郎“但却让人分不清 / 该施择同情或是无限倾慕”。

诗人常常走进社会的各个层面，追寻现实和历史的足迹与位移。《茨厂街的背影》叙述吉隆坡唐人街历史的背影，“五十年前的茨厂街 / 繁华和热闹的背影 / 将深锁在历史的扉页 / 供游客追思”因为有人想“篡改史书”将历史的繁华见证摧

毁，所以诗中蕴含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状的愤忿和不满。

同艾文一样，李宗舜的一些诗也过多溶入叙事成份，倾向于浅白，象《病榻上》“吊了四十天 / 每天一大罐，那种不是葡萄的葡萄糖……”“出院之后 / 我沿着回家的泥路走 / 不敢回头……”如果诗人将时空顺序做一下调整，对语言进行提炼和锤铸，也许会改变平淡，类似流水帐的叙述语调。在《登高》、《赌》等



诗中也有此类倾向，李宗舜的诗作似乎应加强诗意的锤炼和诗歌技巧的运用。

对于马华诗坛趋向浅白的现象，一方面应看到这是一些诗人对自我的挑战和超越；另一方面要注意诗与散文的区别，防止散文化的倾向。

溶入大马社会的 青年留台诗人

马华诗坛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大多来自台湾，特别是台湾。近年来旅台而使自己创作大为改观的诗人有黄昏星、王祖安、张锦忠、林幸谦等，他们中一些人都谈及在旅台后，他们在更多层面上实实在在也接触到中华文化，“跟这些东西真正生活在一起”，⁽¹⁾构成了他们创作的转折点。然而对他们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余光中、洛夫等现代派诗人和罗智成、杨泽等后现代诗人。回到大马之后，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冲击和涤荡，很快他们从“小我”的局限中走出，溶入大马的社会，将写实与写意结合在一起。旅台青年诗人中，以傅承得、陈强华最有影响。

傅承得早年即钟情于现代主义，在他早期的诗中充

满宣泄、嘲讽的现代语调，像《难题》（《1987年1月号《蕉风》）一诗，跨行连续使用了8个“为什么”的质问，表达自己对世俗的困惑、不满和愤忿。出版一本诗集《哭城传奇》之后，傅承得便将视点放在政治、文化、民族等主题上，他的第2本诗集《赶在风雨之前》便是这类诗歌的汇集。

“山雨欲来，曲往风紧 / 古树洞空的枯干，指挥 / 四面楚歌急骤的撩拨 / 小心，月如，前头多难”（《山雨欲来》408期《蕉风》）。“山雨”、“曲往”、“古树”、“枯枝”、“四面楚歌般的风声”绘成了一幅“山雨欲来”的画面，暗示着1987年大马种族冲突前剑拔弩张的局面。作者通过对一个叫“月如”的女子的倾诉表达了自己心中澎湃的激情、苦闷、恐惧和忧虑，而这正是那场大逮捕前整个华族和马来人民普遍的情感。

一般的政治抒情诗生命很短，随着政治风波的平息而湮灭，唯有感情真挚，剖析深切，将国家民族的忧患与自身的遭遇、情感水乳交融的诗方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像“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满江红》、“初闻涕泪满衣裳”的《闻官军收河南

河北》，在《山雨欲来》中傅承得也高亢地吟出：“……炎黄子孙 / 原就多灾多难 / 走出风雨，走出历史”的悲壮之句。另一首《浴火的前身》颇具史诗气魄，火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作者将项羽两千年前点燃阿房宫的那场大火喻作当年种族冲突的前身，同时又象征作者心头燃起的激情。”……就是那样的 / 一场火，滂沱三月不熄 / 流传千载不熄，一场 / 熊熊大火……”“那是我的前身 / 在大海对岸，浴着血色 / 轻轻颤抖的前身”诗人用充满激情、颤抖的笔表现出愿化作今日之火焚烧那些“魑魅魍魉”，“教历史重翻新页”的决心。如果说《山雨欲来》中尚有着恐惧、惊慌和困惑，《浴火的前身》则更多的是坚定、沉着和无畏。其原因在于对这片河山的深爱，“月如，这是我们的河山 / 我们关心，我们痛惜 / 因为我们如此深爱”（《因为我们如此深爱》）。这也是青年一代马华诗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进一步肯定。

近期马华诗坛上，正是由傅承得和游川等带动起一股“关心社会国情”的创作风气，昭示着马华诗河中涌动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

同傅承得相比，陈强华更多地是在追求诗歌的表现技巧和形式的完臻，“希望见到分歧、百花齐放的局面，而不想众人走到同一条路上。”⁽¹⁾所以陈强华在诗题和内容上都试图作大胆的尝试，像他早年的《蓝色诗集》、《继续做爱》等都显示出一种反世俗的追求。

陈强华在留台岁月中阅读了大量台湾青年诗人的作品，所以他的诗深受台湾新生代诗人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色彩较浓。如具象诗《类似诗的资料》、组诗《发酵为了成形》（1989·2月《蕉风》）等。在《发酵为了成形》中，诗人以敏锐的感觉、流动的意绪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和零星的闪念，形成内容与形式的游离以及结构的残损不全，颠覆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及结构完整观。也正如他在诗中独白的“只要去倾听偶然 / 拆脱积木的意识 / 重组纯粹的生活”。“我是善于咏叹的诗人 / 坚信写出一首诗来 / 世界就增加一分灵气 / 妻说：“你今年有调薪吗？”冷静、随意的叙述语调，末句的转折突破了语言（意符）本身的意义，使人在意符与意指的距离中品位到诗人的生存困境，将诗人由高尚空灵的诗界拉回现实

的底层，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诗歌叙述化、零散化、回归生活等特点的反映。“当周围靠拢而来的压力 / 用脚写字，记录寓言 / 老虎维持着良善 / 绵羊用云移的脚步 / 溜进我们宿命的花园 / 我们势必晦涩下去……”用童话和寓言入诗也是受了台湾后现代诗人的影响，运用意象的错置达到讽刺的目的，像“用脚写字”、“老虎”的“良善”等。诗人似乎藉此在讽刺一种社会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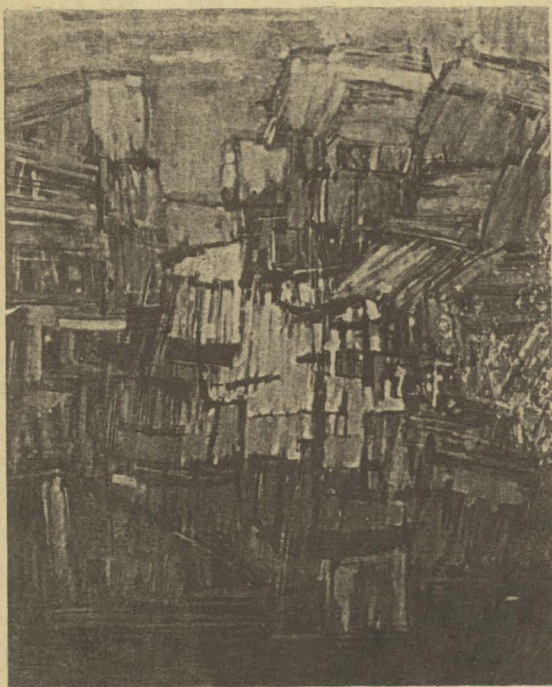
步入中青年之后，对诗仍然痴迷的陈强华决心“穷一生去写好诗”。经过生活的磨砺和诗途的探索，陈强华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温婉抒情，又增加了几分写实的色彩和对生活洞悉后的伤感和无奈。《泪雨》运用了整行的省略号，寓示了诗人对人生的无限感慨，确有“言有尽而意无穷”、“此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太太回娘家》将一件事用不同的“版本”表现出来，使读者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抒情版本”抒缓柔和，“蓝调版本”略带寂寞和忧伤，“摇滚版本”则快乐自得。此外，《四文体的生活》采用了四文诗的形式。总之，陈强华在诗中增进写实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意象的营造和诗歌技巧的探

索，可以说他是马华青年诗人中将写实与写意结合得较好的一个。

关注现实人生的诗人方昂

谈马华诗坛，不能不提及方昂，作为马华诗坛的一位中坚分子他的创作十分活跃。方昂是一个纯粹生于斯、长于斯的马来诗人，写实始终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倾向，但同时他的诗中又融合了现代诗歌的多种技巧，即所谓的拿来主义，只要利于抒发自己诗情的都可以运用到诗中，这也许正是马华诗坛特色之一吧。用方昂自己的话说：“如果诗是水，诗观是瓶子，我还找不到我的诗的瓶子。”⁽⁴⁾这意味着诗人仍在不断地追求和探索中。

方昂的诗平实自然、情挚深切，从日常所见所闻中提取诗的精粹，追求冲淡平和的诗风。读他的《农家乐》（《蕉风》399期）以为他是个充满爱心和生活情趣的诗人，“筑个遮风避雨的巢在山麓在水湄 / 周围有草色的青葱水流的琇琮”，这世外桃源的梦想又何尝不是历代名士的梦想和追求呢？作者以温馨至情的笔刻画亲子之情，“一朵无邪的花她偎在我胸口 / 婴孩的发



香犹带母亲的乳香”舔犊之情跃然纸上。然而方昂关注最多的还是现实的人生社会，在 426 期《蕉风》的“方昂专辑”上有他借以进行社会批判的《鸽》、《吉隆坡导游的话》；揭露人性劣根的《四脚兽的话》、《某星球的博物院》；表达自己人生感喟的《詹滴》、《无题》等。其中寓意最深的是《抽象画》一诗，“当世界的某一角落 / 有人扑食掉在地上的面包屑 / 在另一角落，有人用牙签 / 剔掉爱犬牙缝的肉丝 / 这世界，于我，就只是 / 画评家啧啧赞赏，一幅倒挂的 / 抽象画，”这短短六十余字的诗却蒙太奇般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组镜头。前

两幅画面的对比使人强烈地体会到社会的不公和贫富悬殊，“扑食”和“用牙签剔掉”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动作又令人感觉到人性中的某个层面。“当世界的某个角落”一句又将整组镜头放进了悠久的人类历史长廊中，最后这一切都凝聚成诗末的意象“一幅倒挂的抽象画”。

方昂另一首意象鲜明而深刻的诗是《危地马拉农夫的脸》。“脸上切割着阡陌 / ……种子呻吟在火里 / 他的眼睛是两口井 / 淤结着深红的血……”诗人用惊人的意象和冷峻的叙述语调塑造了一位饱受战争磨难的农夫形象，使人听到了洛夫的声

音。

方昂也有一些清新隽永的小诗，如《蝉》、《落叶》等，《蝉》即禅，其中淡泊清远的意境，很有几分王维诗的味道。《落叶》中采用了拟音拟形的手法。总之方昂的诗以写实为主，常采用白描的叙事手法，其中又不乏意象的营建，技巧的运用和真情的流露，但有时诗意也会流于浅白和平淡，亟待进一步地凝练和提高。

多角度的青年诗人李敬德

李敬德（法号开御）是 90 年代《蕉风》上发表作品较多且极富诗情的青年诗人，从其创作和成就看，李敬德是位多产的诗人，宣布退出诗坛前在各地华文诗刊和佛教刊物上已发表四百余篇诗文。李敬德创作的题材十分广泛，从拥挤繁杂的都市生活到现代人恍惚分裂的精神底层，从外在的自然万物到内在的佛心禅缘，称得上“挫万物于笔端”，其中诗人十分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和剖析，表现现代人的心理底层。且诗的形式不拘一格，短诗、组诗、散文诗……看似随手拈来，但意味之深耐人咀嚼，大概由于作诗的技巧，捕捉意象和选取角度新奇所致。

像《赌徒》并非一幅简单的掷色画面，“桌角和他低头沉思后的抬眼，使整幅画面 / 立体化起来。把他的目光逼回眼眶。汗珠 / 凝在额头，指甲掐入掌心……”“桌角”、“抬眼”这一动一静两个词使画面生动起来，接着镜头缩小到赌徒的手部，紧握色子，冷汗，微颤，掷出。镜头转向了色子滚落时的特写和世事被湮没的情景，“地面上 / 的山井禽兽都市人群……都被摧毁，夷为 / 一片平地。废墟中伸出一只手臂，晃动如 / 白旗迎风，随即垂落。微微一阵尘埃……”废墟的世界和白旗般晃动的手臂暗示着掷色的结局。重叠交错的蒙太奇手法，编织成了一张世事的格局，从紧张高涨的情绪到尘埃微扬的结局，不由得使人感喟世间的格局如赌局，个人命运仿佛滚动不定的色子。对人生、命运的偶然性和不可把握性的洞悉，也许正是李敬德弃决尘世的缘由之一吧。

反映都市生活和现代人心理的诗在李敬德的诗中也占了不少，如《都市不净观》（463期《蕉风》）中“墙对着 / 墙 / 对着 / 窗 / 对着 / 窗 / 对着墙”诗的第一句便将人置身于无限拥挤、冷漠而压抑的氛围，暗

示了都市人蜗居的狭小空间，同时又象征着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冷漠和封闭。每间房、每扇窗都是独立而相似的个体，“房子房子……房子 / 其实不过同样一间”，有着“千眼万眼”，但“没有视觉 / 没有眼泪”的大厦如“撑立的碑 / 站在坟场”，都市人同样也在“激烈节奏”和“催眠曲”中变得慵懒、麻木、生命正如“击出的火花，一点消逝。

更多时候，李敬德是用极短的诗行来凝聚他智慧的火花，如《40击》中的“老化”。“我老了，我把Baby听成了卑鄙。”诗人利用谐音巧妙地讽刺了人性中灰暗的一面。“三部曲”，中“先是迷幻药，接着避孕 / 丸，然后是一大罐的安眠药。”诗人用三种药物贯穿了现代人的一生，使人体体会到现代人在文明表层掩盖下的生的悲哀。这类诗歌还有《缀连》、《树林》等。李敬德有时也将佛语，自己对佛理的感悟入诗，最典型的是《水经注》中数篇。如《观》中“静观一朵莲 / 于一幅画卷 / ……垂眼 / 凝视的一点 / 蜻蜓于秽土的 / 莲池，下笔 / 题字，水纹 / 扩展成圆的 / 皱纹，扩展成 / 大圆镜 / 倒映路过

的日 / 轮、月轮……”（453期《蕉风》）。诗人由观莲到“圆镜”倒映日月，这正是佛家所言的明心见性，心乃诸法之本，万物皆具佛性的道理，也体现了诗人逐渐悟及本心的体悟过程。

李敬德是位多产多角度的青年诗人，他变幻多彩的风格、溢于诗外的才情使人感到他是位难得的诗人。而今他却封笔遁入空门，我们亦为之疼惜，希望经过一般潜心的专习，反省之后，李敬德能够再次持笔以新的面貌出现。

富于浓郁乡情的砂胜越诗人

最后需略带一笔的是东马的的砂胜越诗人，《蕉风》曾刊过两次“砂胜越作者的专辑”（第411期，第460期）。从这两个专辑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砂胜越诗人对文化、历史的关注和对地域风情的重视。在460期《蕉风》专辑里，有描写砂胜越自然景观的《姆禄山组诗》（田思）、《尼亚石洞探足》（蓝波）；带有浓郁乡情的《苦瓜》（黄羔子）、《浓浓酸酸涩涩的故乡酒》、《血缘》（沈庆旺）；描写都市生活，表现现代文明与历史冲突的《都

市的清明》(田思)、《搁置明朝繁华的瓮中》(沈庆旺);以及描写异族祭典节庆的《加威安都》……从这些诗中,我们感受到砂朥越诗人凝重的历史感和内省式的沉思。“文明已混浊我们的血/民族的感觉已被同化/让我们最后一次/忘情地享有/传统幻天的痛苦欢悦”(《加威安都》)诗人以性爱为中心描写了伊班族的祭典,藉此反映伊班族传统习俗的失落、礼仪的丧失。作者将此归结为现代文明的侵入所致。以一个外族人的身份去看待、评价另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可以说是马华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一个特质反映。

(三)

从上述一些诗人创作及风格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马华诗坛呈现出多元化,多种流派交融并存的开放式格局。无论是本地诗人,抑或从外界带回新技巧、新意识的留台诗人,他们共同投入到马华社会和现实人生中,写出了不少品位较高、富有本地色彩的诗歌,其硕果之丰,超出大陆评论界之预料。欣喜之余,我们也应当看到马华诗坛目前尚存在的危机和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华一些诗人尚未摆脱外来模式的影响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在“运笔沉吟之际,心目中的规范,隐隐大抵是中国台港的作品”。(15)这样,创作很容易为外来规范所约束,模仿尚且不及,又怎能谈超越和自身的发展?这在一些青年写作者身上较为普遍。

第二,马华诗人队伍存在着不稳定、交替频繁的弊病,诗人的创作生命力并不持久。以《大马诗选》(1974年出版)入选的诗人为例,27位诗人中,已有7位在外国定居并在国外发表作品,另有14位诗人似乎已熄火停工,剩下的也都较少创作了。即使在“大马新锐诗选”(1978年出版)中入选的被看好具有创作潜力的23位青年诗人,不多久

也都转了低潮。其中14位已经退出诗坛,另一些诗人的创作量也并不可观。(16)而在《蕉风》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两、三年推出一批新作者的同时,一批成名诗人便悄然隐去,或有偶尔露面者,但诗质已显不如从前。唯有少数意志坚定者常写不辍,像上文所举的艾文、陈强华,方昂等。

造成诗人创作不能持久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社会缺少文化氛围,专业诗人很少。许多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在学校里尚有教师和和共识者的支持、鼓励、离开学校后变为业余诗人,为生活所迫加之社会对文学重视不够,缺乏读者群,结集出版时的困难……使许多写诗青年不得不忍痛放弃一度痴迷的诗笔。其次,马华诗坛

存在着理论匮乏，人才外流的现象。大马本地的文艺理论十分贫乏，多来自外界，虽然报刊上时常载有关于台港和外国文艺理论的介绍，评介文字，但这些零星的介绍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当地作者、读者中未发挥应有的效益。此外，一些旅台学生留居台港，脱离了大马诗坛，汇入当地的创作队伍，对对大马诗坛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损失。再者，像傅承得这样“一手握诗笔，一手写散文、评论的“文学多妻主义者”也不少，他们大多改作了散文和专栏文字。

在一个缺乏华文创作氛围的地区，倘若没有几分才情、努力和勤勉，的确难有大的突破和进展。短短几年的创作对一个诗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也许便是马华诗坛缺乏名诗人的原因。

第三，评论文字的匮乏。由于马华科班出身的学者不多，同时也许是贵远轻近的心理在做怪，他们对本地文学重视不够。许多马大中文系的学生竟然不知道当地的作家，几没有买过他们的作品，更无需提及为他们写评论了。翻开文学刊物，评论文章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当地的文学评论者屈指可数。这种“本地创作，外

部评论”的局面是否反映了马华文坛畸形发展的一面？自然这同一般编者、作者对评论看法的偏颇也有关。一些编者不愿刊登“有争论性”的评论，以免引起笔战或得罪作者；一些作者对评论的认识不够，态度亦不得当，或对其不闻不问，或跟着评论走，这样使创作和评论没有达到互相促进的作用。诗坛的活跃通常是由诗评带动起来的，所以加强诗歌评论是当今马华诗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马华诗坛更深层的危机来自它对东西方文化撞击、冲突的把握和处理上的误区。季羨林在为新加坡作家陈瑞献在中国大陆出版选集时作序说。“新加坡是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最显著最剧烈的地方。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出陈瑞献这样多才多艺几乎是全能的人物”，世界上“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三十年河东的现象再次出现，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沟通融合，而以东方文化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模式之穷”。马来西亚同新加坡处于同一地理位置，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马华诗坛的生机也在于如何沟通、交融好东西方文化，以东方文化、东方哲学关于宇宙生命生存

的体认去融合现代西方文化和古典东方文化。但马华诗坛在这一点上似乎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和努力，在一种现代人的文化烦躁中急于做各种形式的试验。例如常常步台湾诗坛后尘，从台湾诗人那里间接地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和各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但有的浅尝辄止，缺乏全面、系统地吸收、领会和运用。这正是马华诗坛诸多弊病的根源。如何认清 21 世纪世界文化的走向，深深扎根于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的东方文化，同时以博大的胸襟去融汇东西文化，恐怕应该成为马华诗坛的共识和不懈的努力。

总之，90 年代的马华诗坛将是希望与危机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它将进一步地走向多元化，宽容和开放的格局，大胆地吸收，借鉴外来的一切，同时也向自身的文学传统汲取营养，形成马华诗歌的“本土特色”。另一方面，马华诗坛也面临着与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发展的共同困境，受着政治、经济、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和纷争，然而文学的心是共同的，将诗歌作为毕生的追求，这是许多马华诗人的心声，他们将在逆境中继续艰难的跋涉。

1995. 5. 30

〔注释〕：

- (1)：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第6集（诗歌）的导言
- (2)、(3)：马峇《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载于1994年12月号《蕉风》
- (4)：引自《马华七家诗选》中的傅承得谈“诗观”语
- (5)：大马留台博士陈慧桦著有《写实兼写意》一文，载于1988年10月号《蕉风》。
- (6)：引自《当今马华文学的趋向——《蕉风》作者座谈会》中艾文的发言，载于427期《蕉风》。
- (7)：瓦莱利的《纯诗》
- (8)：即赋比兴中的赋，赋为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体裁。
- (9)、(10)：引自李宗舜的《多想跨出去》，载于431期《蕉风》。
- (11)：引自《期待中的蓝色诗人——陈强华印象访谈录》，载于400期《蕉风》。
- (12)：同(6)，引自陈强华语。
- (13)：第454期《蕉风》封面，〈陈强华的诗观〉。
- (14)：《马华七家诗选》中方昂谈“诗观”语。
- (15)：骆耀庭的《误读指南——马华文学怎样变》，载于1991年9月10月号《蕉风》。
- (16)：引用谢川成的《前路难寻知己——从〈大马诗选〉、〈大马新锐诗选〉及〈天狼星星诗选〉入选作者的表现看马华现代诗的前景》，载于425期《蕉风》。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 1.50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 本国：六期 \$ 9.50，十二期 \$ 18.00。
-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 14.90，十二期 \$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 16.70，十二期 \$ 32.40。
-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 34.10，十二期 \$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 25.40，十二期 \$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 31.10，十二期 \$ 61.20。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1 & 15, Jalan Telawi Dua, Bangsar Baru, 59100 Kuala Lumpur.

蕉
风
订
阅
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微型小说同海外华人社会

黄万华

在文学界困惑于“文学会不会死亡”之际，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还是在东南亚。欧美华人社会，微型小说的创作却呈现出一发而不可收的趋势。综观世界各地的华文创作，众多的报纸副刊成为孕育华文微型小说发展的主要园地，而正如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所言：“华文的报纸副刊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在电子传媒冲击的情况下，如果多数人患上文字的厌食病，而我们要继续文学的运作，就要靠华文报业的宝贝——副刊来担起这种任务”^①。但这里揭示的恐怕还只是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繁荣的表层原因。如果考察一下华文报纸副刊的历史发展，剖析一下众多华文作家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自觉选择，我们会发现，微型小说在各个华人社会形成创作的繁荣局面的时限各有差异，但基本上都

是在各个华人社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转型的时期。正是在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中，新与旧、现代和传统、保守和激进、学府和草莽、文学消费和消费文学等因素，都在一种适合华人现代社会的生活情调、节奏、层面的艺术探索中得到了较好的平衡。但在现今华人成为世界上分布得最为广泛的民族的情况下，微型小说这一文体在各个华人社区、华人社会、华人国家中，则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发展态势。本文拟着重以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微型小说创作为剖析重点，来探寻微型小说同华人现代社会关系上的一些问题。

微型小说开始在海外华人社会有多种称呼，其中有一种称呼叫“迷你小说”，大肆反映出微型小说力图激起读者欲求的创作出发点。但到后来，当微型小说成为

作家的一种自觉选择后，作家也就愈来愈把着眼点放在小说文体自身的变革上。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黄孟文先生在其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所出《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作序时言：他“近年来改写微型小说”，“是立意要试验一种新兴文体，企图证明精短小说或许也能成大气候”；而马来西亚著名的资深作家方北方在为女作家朵拉的微型小说集《行人道上的镜子》作序时，第一句话便是“我认为极短篇应是小说中的精品”。这里所述的作家创作心态是有代表性。海外华人社会大多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专业作家数量日益减少。创作时间有限，自然转而致力于微型文体创作。而对于读者来说，传统农业社会“啜茶吟读”的悠闲生活已不复存在，高速度、快频率的生活节奏要求着与此相

适应的“快步”文学，文学已无法完全跳出消费文学的圈子。对于作家而言，挑战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速食文化往往拒绝从容的审美创造，其商业消费方式也往往同个体人的生动感觉、情调发生冲突，其文化蕴蓄中商品消费的因素不时局限着富于美感的心灵的拓展。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寻求到既适合不同阅读层次的文学消费，又蕴含有较高层次的审美追求的文体，使文学既顾及到同华人现代社会都市文化氛围相协调的阅读趣味、阅读形式和阅读节奏，但又避免文学在商品社会气氛中丧失其自身存在价值的厄运，这正是黄孟文所言“成华文文学之大气候”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国度众多华文作家不约而同醉心于微型小说创作的共同心态。

微型小说难，难就难在它是智慧、思想的载体。篇幅百十字却要震聋发聩，引人深思，便要追求反映生活方式上的独异性，它往往是作家智、神、情、灵、兴迸发的结晶，它更凝聚着作者对于生活深邃的体察，崇高的追求。它不能容忍平庸、僵化、保守。因此，中国传统小说类似“大团圆”、脸谱化的艺术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正对应于闲适自足的自

然经济、田园生活）是无法孕育出微型小说的完美形式。60年代以来，程度不同的资讯发达、开放自由，人口游移急剧的各个华人现代社会的形成，改变着华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扩大着华人的生活视野，求新、奇、深、成为许多华文作家艺术地把握现实世界的重要侧面。多年前，当刘以鬯先生的微型小说名篇《打错了》等问世时，便是以一种读者从未见到的双重叙事结构揭示出现代都市生活中荣辱沉浮乃至生死的不可捉摸和无法把握。其后许多华文作家的创新锐意，也一直表现在如何寻找到丰富提供现代都市社会那富足、欢乐、光明、善良和贫困、罪恶、黑暗、痛苦相杂的生活原生态的智慧形式。新加坡的张挥是位创新意识颇强的作家，他的校园小小说能将恬静的校园生活写得耐人寻味，不落窠臼，恐怕就在于他是从急骤变动的都市生活角度来审视、剖析着宁静有序的校园生活的。他的著名小说《45·45会议机密》在一种“沉默”的会议气氛中写出了一场“冤狱”的酿成，其中的心理轩然大波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如新加坡已有的记者指出的那样，小说的成功在于其“数字技

巧”的独特运用。室内“人造”气温的升降渲染出忐忑不安的心理氛围；9次点出的“13颗心七上六下”，“13张嘴六合七开”，“13只左耳和13只右耳都竖得尖尖的”等描写中的“13”这一凶数字（作者将“七上八下”有意写成“七上六下”，似乎也是在暗示“13”的不吉之兆），加浓着诚惶诚恐的会场气氛。上任30天的女校长以一种非逻辑性推理方法，有如法官宣判地断定全校英文会考及格率的降低，罪责在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五的数理科教员（仅五人）属于“由华文源流‘转变’为英文源流”的“变流”教员，尽管他们所教的数理科会考及格率很高，但他们的“华文源流”却使学生的英语“受到污染”。小说用戏而不谑的笔触，极力渲染了“45·45”的荒谬性及其对13位出席会议的英文教员所产生的魔力般的效果，从中渗透出明快、犀利的讽刺力量。而小说戛然而止于校长所宣布的“设法令这45·45巴仙的‘变流教员’主动申请转校。今后他们的工作量将会增加200巴仙”的会议“高度机密”，在一种常见的会议气氛中透出了“母语教育危机”的巨

大悲凉。这篇 800 余字的小说中，作者使用了 58 个数字，毫无数字枯燥之味，反起着“奇兵四伏”的作用，它们或串连情节，或渲染气氛，或映衬心理，或暗寓讽刺，但又同时从不同角度表现、深化着小说主题。如女校长例举 84 至 88 年英文会报及格率的变化情况，暗里对应于新加坡 84 至 88 年“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母语降为第二语文”的教育语言制度的巨大变化，这一年代数字所涵盖的社会时空性会引起读者对小说所描写的“45·45”的命运悲剧更多的思索，“沉默”的“45·45”会议由于联系着急骤变动的新加坡社会而显得波澜起伏了。这种构思上“视千古于一瞬，缩万尺于径寸”的妙处，也得力于作者在理解和表现生活上不循规蹈矩，而另辟蹊径，不拘一格。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微型小说起源于美国，而美国作家哈特在《小小小说的出现》一文中这样回顾了美国微型小说的产生：“美国文学经历了从对欧洲（主要是英国）文学的模仿，到创作自己的独立的文学”，“当美国文学的想像力还处于英国传统的影响之下的时候，一种意想不到的降低它的影

响的奇迹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幽默——它既是个人的、独创的，又是在国家与文明的基础上出现的……不论它在哪里出现，都具有如此毫不做作的独创和新颖，那样有个性、有特点……它是准确的、紧凑的，却因此而发人深思。它迷人地滑稽可笑，或者显得有分寸的神奇……它是一切冗文的劲敌，不承认风格上的典雅和装腔作势。它直指事情的本质。……它总是做出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的结记。它已经成为——并继续是……报纸文章的主要特点。它是美国‘小小小说’的始祖。”①这里记及的幽默同微型小说的关系，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微型小说在华人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中华民族乐天气质的幽默，在海外华人社会一直得到着顽强的保存。在历史久远的封建政治威摄下形成的汉民族讽世玩世的幽默才能，百年来迁居异域他乡的华裔久经艰辛而求解脱的集体心态，实际上成为着滋养华文微型小说的营养。而不同于西方幽默的种种东方文化的因素，如嘲讽社会、调侃自我时的理性评价，洞明世事后的温和，承受生活沉默时在自娱娱人中的达观等，更使得华文微型小说自成一格。现代都市社会瞬息

万变的现代人际关系，实际上为华人幽默才能的发挥提供了舞台。新加坡黄孟文、希尔尼、张挥、田流、怀鹰等，马来西亚陈政欣、孟沙、小黑、朵拉、洪泉等，澳大利亚的张至璋、俞力功，菲律宾的庄子明等的微型小说，都洋溢着身处海外华人社会针砭世相人情时的东方幽默，或在平凡细微处开掘生活和人生中的喜剧意味，或在柔和、温熙的人物心理中蕴有熟于世情、深味人生的智慧，或在犀利明快的喜剧性行文间仍不乏暖意。这些幽默风格各异，但都并非出于对现实痛苦的逃避，相反倒有着生命创造、艺术创造的热情，而其深层的确是华人乐天知命的性格和气质。读希尼尔的微型小说，常会惊异于这位年轻作家也如此深谙于东方式的幽默，《舅公呀呸》似乎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小说叙述舅公特地给“我”买了本《华人传统》画册，英文辅导课上，“我”做完作业，闲着无事，便独个翻看画册，不料惹怒了英文教师“金毛狮王”和“奥洛斯汀陈主任”，罪名是“上课时间阅读不良刊物”，没收画册还要见家长。而当舅公得知这一切后，只是轻呷一口咖啡润润喉说：“没关系的，你

只不过丢失了一本书罢了，他们却失去了一个传统！”轻轻一句话，却有着居高临下的精神优势，这种精神优势正产生于对母语文化的自信，表现出身处文化困境中的强韧闲静。希尼尔的小说正是在幽默这点上表现出浓郁的新加坡乡土特色。《三十里路中国餐》中“我”在被“宰”付了一笔昂贵的车费后所表现的善解人意，《关于鼠族聚居吊桥小贩中心的几点澄清》借鼠族声明而对人性进行的调侃，《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通过三头野象听天由命的慨叹在幽默轻松的笔调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沉重感，都让人感觉到源于中华民族乐天达观而又入世的气质、胸怀。尤其是那篇《变迁——二十世纪末南洋刘氏三代讣告实录》，用一户华人家庭中三代人的死亡讣告用华文书写到英文书写的变化来浓缩起海外华人社会文化处境、人际关系、生活价值等的巨大复杂变化，形式的冷静，甚至冷酷中所包含的对民族命运的炽热关怀，再次震聋发聩地呈现出悲“喜”剧因素交织的幽默特质。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要求作家以幽默感出奇制胜，以简洁的形式道破生活本质，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纳下较多的生活智慧。此

时，华族在久远历史中形成的种种处世之术，如在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中的悲天悯人、大智若愚，在反击无端攻讦时藏锋芒于调笑之中，实际上都为微型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心灵的自由。随着现代商品社会所带来的人事关系的纷繁复杂，某些社会矛盾冲突的加剧，海外华人社会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课题，便更需要华文微型小说强化幽默意识，帮助读者在纷至沓来的人生困惑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希尼尔在谈到新加坡社会对其微型小说创作的影响时说：“在取材上已潜意识地从处理某个特定时空的事物到触及一组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至于手法则从平稳落实转为尖锐荒谬，并带有很大程度的实验色彩。我把这种转变归功于培育我的乡土上那个特殊的社会。现实中的故事仅仅是一系列未完成的情节在等待延续，群众是创造事件的原创者；在物换星移的过程中，‘现实’已移换成‘历史’，为了防止过度的时空健忘及心灵上的无限麻木，微型小说往往是记录这些片段的最佳工具。”^②这种促使希尼尔小说从取材到手法发生变化的新加坡社会的“特殊性”，无疑包含着海外华人社

会特殊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的交汇、撞击和冲突。叶维廉先生所言“经常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在不同的错位空间、风景、梦的夹缝里穿行，承受着身体的、精神的、诺言的转位放逐之痛”^③，成为几代海外华人深刻的心理体验，也成为影响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因素。张挥、希尼尔的微型小说都深刻地表现了对民族文化传统失落的忧患意识。陈政欣的极短篇从自我时空的幻思冥想，转向社会现实的刻画，转向上述两种形态的混合，也反映出了两种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囚》中的老两口用篱笆、树丛、铁栅、石墙、恶犬，隔开了自家同外界的一切联系，直到孤寂把他们堵压死，静静地埋掉，“暗示”出作者对囿于传统，在封闭中导致生命力萎缩的忧虑。《亲情友情》在“我”同好友亡灵的对话中，展现了友情、亲情、爱情都可以如商品一样支付的现代社会心态，表现出作者对传统失落的深切忧虑。这两种忧虑，构成陈政欣审视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视野，拓展着其微型小说的表现领域。而他近期微型小说的许多篇章，都是用超现实的概念和手法开掘着现实色彩极浓郁

的题材。可以说，深刻地理解 and 把握海外华人社会所处的中西文化背景，无论就其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就会使华人微型小说孕育新的生机。

同其他体裁的小说相异，微型小说往往不是靠情节推动高潮，而是靠思考推动情节。微型小说极为重视主观性，观念胜于描述，它侧重表现的是思想的世界，而非外部世界。像希尼尔《退刀记》写一老妇要退回一把牌子和款式都很流行的刀，原因是“这把刀太阴冷，用了令人厌恶心寒”，当她留下小刀怅然离开，“我”才辨认出刀锋上有一排小小横行的字样：“日本制造”。通篇正是通过一种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恐惧感及其由此引发思考来推动情节的。近代以来，华人散居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经历过中西方文化的种种撞击，实际上引发着具有极其深厚的传统的华族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发展、变革，也促成着作家创作视角的变化，作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在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语调这样一种小说叙事形式中，他们开始更多地选择能将现实世界转化为主体的经验世界的小说，而微型小说恰恰适合着这样一

种选择。事实上，这不过是将传统叙事模式久被忽视的层面重新开掘了出来。远古神话传说可算是微型小说的雏型，它便是注重内心的想像而并不追求对外部世界的描摹；先秦的某些寓言已可谓微型小说，它便是以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来寓有某种生活哲理。海外华文微型小说正是在社会转型、思维模式变迁的背景上，把这两个侧面发挥到了极段。其中较多的是以一种虚似或荒诞的形式，通过变形来升华思想，或引入一种寓言式的象征世界，在夸张中达到艺术的真实，黄孟文的“毛果山传奇系列”，希尼尔的《金鸡王朝的最后一个奏摺》，朵拉的《寻路启事》、《钟摆》，孟沙的《黑潮》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微型小说创作的海外华文作家构成的学者化程度明显高于从事其他小说文体创作的作家，这大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着微型小说更多地靠深思巧虑来激发其艺术魅力的文体特征。正因为此，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中的心理氛围总是浓郁的，而这种心理氛围总联系着各个华人社会的生活情调、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微型小说因为常从日常琐事中取材，为避免平淡无味，

故比一般小说更注重节奏，诸如通过落差、突发、陡转等手法增强小说的节奏感。而现代微型小说更是将叙事节奏和心理节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社会而言，现代华人社会的变化幅度更大一些，各个华人社会之间的差异更明显一些，由此带来的心理变化幅度、类型也更多一些，这就使得华文微型小说的心理氛围浓淡多姿，让人强烈感觉到处于现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华人社会的现实文化蕴涵。例如从总体而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微型小说相比较，前者的都市魔幻色彩和商业动荡感更为浓郁，而后者则交织着都市风味浓郁、草根性强烈的心理氛围。

对于海外华人社会来说，其都市因素的比重显然在增加，而在反映都市生活题材上，我们文体的传统本来就薄弱，正如鲁阳说过的：“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目诗人……没有都会诗人”^④因此，华文微型小说实际上正承担起以新的诺言结构、节奏、词汇、象征寓意来表现城市和华人的当代意识。同大陆作家有所不同，海外从事微型小说创作的作家都是或经营，或执教，或从政，或做工，沉

浮在都市各阶层。因此，他们亲身体验着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他们成功地进行微型小说创作的重要原因。在这点上，希尼尔的努力仍是最成功的。他的小说题目就在雅俗、文白、长短交错中似乎对应着城市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色彩，且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民意测验”、“调查分析”、“讣告”、“札记”、“广告”，“新闻消息”等各种现代传播文体，叙述上又采用夸张、富有弹性而又使人感觉真切的语言，加以犀利、幽默的语调，表现出一种诡奇、急智、富有知识容量的叙述风格，集道德、人情的批判于一炉，极有现代书卷气。黄孟文、南子、孟沙的微型小说则显得较为老辣，对都市人情世态有着入骨三分的体察，在一种聪睿、流动的语言中一下子凝固起都市生活，尤其是海外华人生活的某个讽喻性场景，在热辣的喜剧场景中仍能酿成足够的悲凉气氛。可以预言，经过更多海外华文作家的努力，一种更适合表现海外华人社会都会生活的微型小说文体是可以形成的。

微型小说在华人现代社会中显得游刃有余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作为一种语言文体的自觉追求。当代小说越来

越多地成为一种“读”物，它要求读者读，而非听；它也要求作家真正“写”而非“讲”。微型小说强调篇幅的控制，力求缩龙成寸那么在语言上要求一以当十，含蓄隽永，也势在必行。而在这样一种文体语言的追求上，汉语负载信息量大，能更大程度上激发读者想像力等特点，本来便具有优势，而海外华文作家又较多地接触英语等表现精密等语言环境，更有利于在融汇贯通中发挥汉语的优势。小黑在1971年就发表了一篇63个字的微型小说《（猫）和小鸟和蚂蚁和人》，笔墨短小而又从容、舒展，其中便有着对汉语句式，甚至标点的独到处理。一些华人社会较多地强调传统，作家的微型小说语言追求也更多地注目于古典，如从古典笔记中借鉴笔墨，或尝试“绝句”式的微型小说。这些努力尚不成熟，但开始成为一种自觉追求，是有着无限生命力的。

世界各地华人现代社会的形成、发展，给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供了挑战。挑战的焦点似乎仍是中外文化的交汇。许多华人社会虽身处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但由于种种“先天”或“后天”的原

因，两种文化似乎并未协调、融合，姘居式的共存中必然潜伏危机。而如何认同中华文化而又胸襟开阔地接受宗主国文化的长处，也存在着种种困惑。华文作家们在这上面的努力，也许将成为关系到微型小说能否继续兴盛发展的关键。一些海外华文作家一方面继续发挥微型小说适合现代都市社会生活方式的长处，一方面正视“华洋杂处”的社会现实，深入开掘有可能具体沟通雅俗、中西、城乡、传统现代的文化方式、人物上，力图使微型小说所表现的华人社会的文化层次、文化色调更参差多样些，这种努力会给微型小说的发展带来新的生命力。也有的国家的华人作家以“落地生根”的心态去寻求精神上的认同，既不忘中华文化的“根”，又同居住国文化相熟相知。如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洪泉所写“极短篇系列”，以马来西亚社会圈内人的心境来识其貌、知其味，绘其形，富有马来西亚风味。这种努力也显示出海外华人社会的一种历史进步，相信也会给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带来勃勃生机。

（1994年12月新加坡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大

山居杂忆序

徐家祯

去年一月底，我从中国休假回澳，家父、家母也与我同来澳洲定居，转眼竟然已经一年有零了。

我的居所位于阿德莱德东郊，在一片不高的丘陵之中，离市中心大约十七、八公里之遥，这一地区原来是英国移民的聚居之地。他们从英国和欧洲大陆移植来了不少花木，再加上这一带正处于丘陵和平原的交界之处，云层遇到山丘上升变冷就凝结成雨雾，所以在以干燥著名的南澳州中，这儿却是难得的雨水充足的地区，尤其是冬季，一周之中总有一半以上的日子是阴雨连绵、云雾缭绕。于是来自英国的居民大概联想起他们祖国苏格兰著名的 Stirling，就以此命名这一地区。每年一到秋天，这儿山坡上、山谷里各种树叶都开始变色。有的红得像血，有的黄得像金，有的正在迴绿转黄，有的却已变橙为褐，一时之间真是万紫千红、五彩缤纷。即使还在没有搬到这儿来往之前，我就已常在秋天驱车来此观赏红叶了。面对山丘

上绚丽的秋景，我常常想起还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背过的一首唐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记得我念小学时家父曾教我背过不少古典诗词，但是我自小就表现出缺乏作诗的天资，所以随背随忘，然而奇怪的是这首杜牧的小诗却成了我至今还没有忘记的不多的几首中的一首，可能说明我从来就对秋叶有所偏爱吧。其实这儿山上家家都种有茶花，从四、五月开始，早开的茶花已在院中开放，直到十月、十一月，晚放的茶花还是满枝满丫的。虽说春天的色彩也很富丽，但我总更爱秋天的红叶，于是就把敝舍命为“红叶山庄”。

家父、家母初从车马喧嚣、人声嘈杂的大上海搬到远离闹市的山居与花虫草树做起伴来，确有些不太习惯。但是，几个月之后，他们倒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新生活方式：家父除跟在上海时一样，平时不是伏案写诗、填词，就是与友人书信来往以外，现在又添了一个活

动：坐在屋外平台上，在终年浓绿成荫的六株大玉兰树下喝着茶看书报，家母近几年来在上海已经不再烧茶、煮饭，但是来了南澳觉得在这儿煮三餐饭菜不是难事，就又“重操旧业”。不过中国的很多蔬菜和调味品在这无法买到，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呢。幸亏家母一向有把最普通的瓜豆蔬菜变成美味佳肴的本领，所以住的日子一长，又“技痒”起来，不但常做包子、饺子、馄饨、面饼、连粉蒸肉、素烧鹅、雪里红都做成功了。记得在“文革”之中，一家四口靠我微薄的工资度日，每天的菜钱常常只有几毛钱而已，但家母还能变换花样，使全家吃得津津有味。我的好友、现在住在墨尔本的倪兄那时常来便饭。他爱“活学活用”成语，有时能取得意外的效果。一次饭后发表了一鸣惊人的评论道：“真是妙手回春！”直到现在我们还常提起。不想三十年之后，家母竟会又在南澳“妙手回春”！

除了做菜，家母又种起

瓜豆来。她先买来的干蚕豆种在草地的四周、花坛的边沿，山上气温较城里低四、五度，豆子的成熟也比城里晚好几星期，但是最后居然也收获了几十斤之多。除了嫩的采下炒食之外，老豆冰冻起来，随时取而食之，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吃完。

最有趣的是种南瓜。去年，我弄到十多粒加拿大种的南瓜籽。可是因为园里种满花草，没有空地可种瓜果，于是家母就在花盆里种起南瓜来，她从我的工具房中找出大大小小十只花盆，小的只有三、四寸直径，大的也不满一尺。我只当她是种着玩玩而已，没有当一回事。然而家母却认真浇水施肥，几周之后，居然每盆都抽出苗来。不久，瓜茎就长到尺许，然后就开了黄花，为了保证每朵雌花都能结果，家母就用一支棉花签给每朵雌花人工授粉。结果，十盆南瓜每盆虽然都只有二、三尺长的瓜藤，但每根茎上都结了南瓜，一共结了二十几只。这些小南瓜是供观赏用的，二十多只南瓜倒有十种不同的样子：有的皮色雪白光滑，只有小柿子大小；有的皮色碧绿，有西瓜似的花纹；有的像葫芦状；有的像一盏挂灯，有一圈翻起的荷叶边；有的像橙色的手雷，上边还长着高低不平的颗粒；…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每天一早，家父、家母就去院子平台上赏瓜。如果

发现有新开的雌花就给她授粉，然后就一只只研究南瓜的大小、式样、皮色，总有一、两个小时可以消磨。”

除了煮饭菜、种瓜豆，家母也开始看起书来。家母出身于世家，家教很严。我外公认为女孩子不用出去念书，进学校只能学会闹学潮、交朋友，不如在家请老师念。于是家母从来没有机会进正式的学校学习。从五、六岁开始，她跟家庭老师念读四书、五经，还学过一些书画，一直到十八岁嫁到徐家才终止学习。之后，当然是生儿育女，做个贤母良妻，虽说家里有男仆女佣可做帮手，但偌大的一个家还是要家母来当。于是六十



年来，不要说没有时间舞文弄墨，连看书看报的时间都不太有了。只有到南澳，因为家由我来当了，所以反倒有空看起书报来。我书架上有周作人、丰子恺、杨绛等人的散文，家母最爱看他们写的回忆性散文。除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跟她的十分相似之外，他们的家庭背景也跟家母的十分相近，于是看了之后就激发共鸣，然后再引起回忆。家母、家父常常边看边在院子里、饭桌上议论书中的内容或者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事和认识的人，其中包括长辈、平辈、朋友、老师、医生、仆人，所谈论者大多早已作古了，一谈往往可以几个小时。我对家母说：“何不把这些人和事写下来呢？这不是跟周作人他们散文中所写的内容一样吗？”家父也从旁怂恿，我还答应为家母所写的散文作整理润色的工作，终于家母就动起笔来了。先从杭州一年四季的风俗习惯写起，再写到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倒也积累了不少篇。我就边为母亲已经成篇的整理、誊抄成文，边写了这篇小序，向能看到这组散文者介绍写作的背景，因为我觉得，了解这组散文的写作境地对理解这组散文的风格和特点是很重要的。

说到这组散文的特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章中显示出来的平淡、自然、闲适的风格。这是我近十年来一

直在自己的文章中尽力追求但自感一直未能真正达到的境地，而在帮助我母亲整理这组散文时，我却自觉基本达到了。周作人先生在《雨天的书·序二》中说：

“我近来作文极羡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偏急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

周作人的这段话道出了这组文章之所以能够平淡、自然、闲适的根本原因。我想，除了气质和年龄之外，最主要的可能就要算境地了。我近年来总想：为什么莫扎特、舒伯特能写出这么幽雅、舒坦的室内乐来？这不正是跟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那时的田园生活方式有关的吗？所以，如果不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我想，即使有了我母亲的高龄和气质两个条件，我也怀疑她能写出现在所写出的这组闲适散文来。当然，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人也同样可以满脑名利、满身铜臭，那么，我们的这组文章就绝对不是为他们而写！

这组散文中写的既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人物，又没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儿记

载的仅仅是近半个多世纪里生活在带有封建色彩的大家庭中的一个闺房小姐和家庭妇女眼睛里看出来的世界。但是，正因为作者曾生活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又居住在相当特殊的家庭环境之中，所以她所写的平常事，从现在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也就不很平常了。更何况这些小事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具体体现呢！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大故乡——中国，现在都生活在异邦外域，不是更应当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吗？正如唐朝大诗人王维所云：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我在本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最佩服周作人，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面性的。如果光谈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的话，那么，我认为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他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期上发表题为《人的文学》的文章中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后来，他又发表了《平民的文学》，把“人”的含义具体化为了“平民”。周作人一向主张要写“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谈龙集·竹林的故

事》），所以他一直并不喜欢小说，自己也基本没有写过小说。他认为“生活里面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真正的大悲剧大喜剧，有之也多只是装腔作势、夸张扮演出来的，并不足以代表生活的全体。”（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直到晚年，他还重提自己的主张。在为上海《亦报》写的一篇只有四、五百字的杂文《琐事难写》中，他说：

“我们所要知道的还是平常人的平常事，有如邻人在院子里吃晚饭，走过时招呼一下，顺便一看那些小菜，那倒是很有兴味的。人与事是平常，其普遍性更大，若是写的诚实亲切，虽然原是甲与甲家的琐事，却也即是平民生活的片段，一样的值得注意。”

现在，家母的这组文章，就是想写出周作人提倡的“邻人在院子里吃晚饭，走过时招呼一下，顺便一看那些小菜”式的回忆性散文，当然也将力求做到既“诚实”而“亲切”。至于作者所力求的能不能真使读者也真正感觉到，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过，这既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那么也就暂且不去管它了吧！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
写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婚礼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举行婚礼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了，我心中七上八落，颇为担心。想想从小母亲就说过：女孩子大了是要嫁到别家去做媳妇的，嫁到别家就姓了别人的姓，好比重新投一次胎；而男人是讨妻子进门的，不必去别家，母亲又常说：古人云：“穿破七条铁裙，不知丈夫是何心！”意思是说，人心不可测也。现在，我就要投生到徐家去了，丈夫从来没有见过面，不知人好还是不好；徐家人多，我们家父母，兄弟只有五口而已。过去他家，人地生疏，真好像重新出生，又要去碰运气，真可怕呀！

徐家因为老太爷故世，家中供灵，不能办喜事，所以婚礼只能到属于杭州商业中规模最大的丝绸业的绸业会馆去举行。既然男家在会馆办喜事，我们女家也就在外面找地方办。我们高家在西湖边的瀛洲旅馆有股份，所以女方的婚礼就在这家旅馆举办。男家差人来问：新娘喜欢坐汽车还是坐花轿。这时虽然汽车还是很稀罕的东西，但我对父亲说：“汽车我已经坐过，以后也总有

得坐的，花轿却一生只有坐一次的机会，我还是愿意坐花轿。”

农历十二月十七日，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家中祭祖。我由喜娘扶了，先拜祖宗，再向父母跪拜，算是辞行了，此时心中真不好受呀！那天夜里，我很早就上了床，但眼睛闭着却睡不着。到九点钟时，母亲来偷偷看我，以为我已经睡着了，我听见她对父亲说：“嫔官（我的小名）真镇静，睡着了。”

其实，这一夜我睡得极不安稳。第二天醒得很早，起来一看，竟然天上红日当空，虽然只是腊月，却已春暖洋洋，只须穿衬绒衣就可以了，真是老天照应啊。不然，我这天里面只穿一套粉红绒线衫，外面穿一件结婚礼服，岂不要冷煞！

早上八点，我坐家里的包车去理发店做头发，做好，就直接去了瀛洲旅馆。那时，客人们还未到，我就在一个后间休息。按照当时的习惯，新娘要由喜娘开面，即用棉线将脸上的汗毛绞干净。我父母都不同意行此古礼，多受痛苦，于是就

免了。只是洗了个脸，化了妆。

此时，客人陆续来了。男客坐在大厅里，女客则坐在前间。午时，花轿也来了，停在大厅里。后面跟着的一辆包车坐了两位给我拉兜纱的童子小官人，是新郎的两个堂弟——六弟和九弟，都只有十一、二岁。喜娘请两位小客人坐了。我父亲让我的兄弟陪他们吃了茶点。喜娘叫我在房里吃午饭。我心中烦乱，肚子不饿，但要装出镇静样子，就食而不知其味地勉强吃了一碗。

午饭之后，要上轿了。上轿前，按风俗习惯，先要请一位“全福太太”用灯照一照轿子。我们请的那位“全福太太”是大房里的大伯母，因为她算是有福气的。至于用灯照轿的原因，据说是为了去邪降福。据传说，以前有一新娘子坐了花轿去男家，揭开轿帘一看，新娘已经死在轿中了。于是，大家认为轿里有妖魔鬼怪，从此新娘上轿之前都要先照一下，把鬼吓走。

我结婚时有四个喜娘，两个已在男家管新房，等着

迎接我了。上轿时就由另两个扶我上轿，她们还递给我一大把粉红和白色的康乃馨花，要我捧着，还要我走路要慢。我穿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本来也走不快，就让她们扶着慢慢一步步向轿子移。走出房门，我眼略微向旁边女客们看了一眼，就马上有一位老长辈走过来，轻轻对我说：

“小姐，眼睛朝下，头低下！”

我连忙低下头，现在回想起来，妇女一结了婚不就是从此要到男家低下头来做人了吗？

两位小官人在后面拉起我的兜纱，把我送进花轿，轿帘放下，几个人抬起就走了。我只听见鸣锣打鼓，笙箫管笛齐奏，闹成一片，乐声中，锣声特别响亮。人们都说，锣声听起来像是在说：“白养！白养！”女家把女儿养得那么大，送给人家，不是“白养”了吗？

轿子抬得很稳，不到半小时就要到绸业会馆了。我心里突然害怕起来，我想：我现在真的要到了男家去做人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我的丈夫，不知道他相貌如何，脾气如何，我能跟他合得来吗？他也从未见过我，以后会爱我、待我好吗？会对我忠实吗？他家有太婆、

叔公、叔婆、小叔、小姑，很多人，而在我家十八年，从没有进过学校，来往的也只是几个阿姨、表姐而已，自问外出应对很不老练，现在要到这么复杂的环境去，不知如何做人呢！这样越想越怕，浑身发起抖来了。

不一会，男家借用举行婚礼的绸业会馆到了。喜娘把轿帘揭起，扶我下了轿，我手里捧着一串康乃馨，放在胸前，战战兢兢立在大厅左边，头低得只看见地面。耳朵里听见礼堂上方左右两边有人在高喊：

“请新郎入礼堂！”

这样连喊三遍，新郎才由男搀扶着走入礼堂，站在右边。不一会，又听见叫：

“新郎、新娘向上拜天地！三鞠躬！”

于是我就鞠了三个躬。上面又喊：

“新郎、新娘相对而立！”

于是男女搀扶把新郎、新娘的身子转过来，相对而立，上面赞礼人喊：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我们相对鞠了躬。上面再喊：

“送新郎、新娘双双入洞房，传代归阁！”

我知道仪式结束了。这时，两个人拿来盛米用的空麻袋，一只接一只铺在地上，赞礼人还喊：“传袋！传袋！”（即“传代”的谐音）新郎先走在麻袋上，新娘跟着新郎走，走过的麻袋拿起来，接到前面去，这样轮番着一直走到新房的床边，走道两边都是客人在观看。我只听见一位男客的声音说：“好格！好格！”（即吴语“好的”），大概是在称赞我罢。

关于“传代归阁”的风俗，近代学者马叙伦先生的《石屋馀渚》中有一篇专门作了说明。根据马先生的说法，“传席以人，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白乐天《春深取妇》诗：‘青衣捧毡褥，锦绣一条斜’”，就是说的这一风俗。至于为什么

要这样做，他的解释跟“传袋”是“传代”的谐音这种解释不同，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了。他说：

“据故老言，所由不使新妇履地者，妇家不愿以母家之土带至夫家也，若然，则仍是略夺婚渊之遗习，盖示略夺其子女而不得其土地之意。”

我们的新房当然并不真在绸业会馆，现在去的是会馆里特地布置成的临时洞房，只作举行婚礼之用。走到床边，新郎坐在右边，新娘坐在左边，这叫“坐床”。坐下之前，喜娘连忙把新郎的袍子拉起一角，压在我的屁股底下。这算是“魔襁法”，意思是压倒丈夫的威风，免得日后欺负新娘。实际上，在传统礼教束缚之中，有几个妻子能压倒丈夫呢？

坐好床站起来时，有人从我们头上撒下“花果”来。这就是古代婚礼中的所谓“坐床撒帐”。“花果”就是染成红、绿颜色的花生、瓜子、莲子、荔枝、桂圆、枣子等。花果从身上落到地下，撒了一地，这也是取“早生贵子”、“吉吉利利”的意思。

然后，又叫我们相对坐在窗前的一张桌子旁两张披着大红绣花椅披的椅子上，

吃“交杯酒”。男女搀扶各拿一杯酒，在新郎、新娘的嘴唇上碰一碰；然后再将杯子对调，又在新郎、新娘的嘴唇上碰一碰。喜娘一边还



要说“多子多孙”、“早生贵子”、“五子登科”、“连中三元”、“恩恩爱爱”、“白头到老”等一连串吉利话。这就是古代婚礼中的“合卺”仪式。

吃完交杯酒，新郎就可以出房去陪客人吃中午的喜酒了。房内看热闹的客人都出去吃喜酒。我在房中心中稍定，才想起相对吃交杯酒时看见丈夫的一双十指团团的手，生得还算细皮白肉的。而其尊容，则因我一直都低着头，还未看见呢。

等她们午间酒席散席，我由喜娘扶着到花园，与新郎拍结婚照。照相师是从照相馆请来的。拍照时，客人都在周围围观，我含羞低头，不敢平视，直到摄影师

叫：“新娘子，请把头抬起来”我才抬了一下头。

照好相，再由喜娘扶回洞房，略坐片刻。此时，只见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在旁边跟进跟出很好奇地看，样子十分可爱。我听见喜娘在叫她们“七小姐”、“八小姐”，我知道她们一定是二叔婆和三叔婆的女儿。

天渐渐晚了，但因是晴天，下午五点左右还有太阳光。喜娘要我换上银色的晚礼服，要“回郎”了。“回郎”是杭州的风俗。结婚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去女家拜见女方的父母及亲友。大厅中早已停了两顶绿呢大轿。新郎、新娘各坐一顶，由数人抬到女家借用的瀛州旅馆。上轿时，我无意中瞥见了走进轿去的新郎：新郎身穿毛葛蓝长袍、黑马褂，胸前别了一个茉莉花的大花团；个子不高，面目尚清秀，是个文诤诤的白面书生的样子。我想，我身材较高，穿高跟鞋就更显得高了，跟他的身材不太相配吧。

到了旅馆，男女搀扶把新郎、新娘扶到厅上，男左女右，朝上先拜和合神马，所谓“和合神马。”即纸做的神马。杭州规矩，新郎、新娘如不拜神马，以后

有事回娘家，夫妇不得一同睡。故而，我家历来小姐出嫁，在回郎时都拜和合神马。并且，过了满月之日，就要去接姑爷（即杭州话“女婿”）、小姐回娘家来住一个月，名为“住对月”。这是后话。

我们到大厅时，厅里已经站满了人。拜好神马，我哥哥要给我们拍照。于是，喜娘就搀我们站在大厅上方，拍了几张喜照，然后，就是请岳父母见礼。新郎、新娘向他们跪拜八次。再请诸亲好友、账房先生都来一一见礼：有的要向他们跪拜，有的只要向他们鞠躬。行礼毕，我就可以进房里休息了。新郎则请到大厅上方去坐，由四位未婚的男青年陪着吃茶点，叫“开席”。大厅下方围着绣花桌披的桌子上放着不点燃的红蜡烛。接着就开喜宴。新郎和男女宾客入席夜膳。新郎由同辈的男子相陪，另坐一桌。

我在套间里休息时，觉得一天折腾下来，弄得神魂颠倒、手足无措、茶饭无心。晚饭送到房里来了，我一点也不想吃。我听见外面母亲在对别人说：

“嫔官中午还吃饭的。这一下午下来，心乱了，饭都吃不下了！”

晚饭之后，新郎要到上

房来第一次叫岳父母，并正式跟岳母攀谈，这叫“谈十八句”。岳母请新郎坐在茶桌旁，先开口对新郎说：“堂上（即指新郎父母，现在新郎的父母已不在，则要指他的祖父母了）办喜事辛苦否？我们嫁妆菲薄，不周到，要请堂上包涵，不要见笑”，等等；再要说：“我们小姐在家从小娇生惯养，不大会做事，要请姑爷随时教她。要爱护她、体贴她”之类的客套话。新郎要对岳母的话一一作答，如：“请岳母不要客气”，“请岳母放心”之类。说了几句，男搀扶就会说：“太太，我们姑爷要告辞了。”这时，喜娘就把我扶出房间，与父母、兄弟一一告辞，再坐绿呢大轿，抬到徐家的新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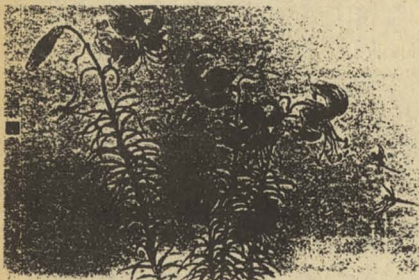
轿子抬到徐家大厅，宾客已经满满一厅在等新郎、新娘了。这天，新郎的外婆已经回家，但外公和娘舅还等着要“吵房”。杭州规矩是“三日无大小”的，不管辈分大小，都可以闹新房。外公的女儿早亡，剩下一个遗腹子的外孙，养大成人，现在看到他结婚，所以特别高兴，一定要大大庆祝一下。

我们被扶下了轿，又拜祖宗、灶司菩萨，然后，

就上楼到新房去了，前前后后拥了大批宾客。在楼下，我只见楼上一片红光，原来是新房外边走廊里挂了一排玫瑰红的明角灯笼，大约有三十几只，里面装了电灯，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走进新房，我与新郎并坐窗前马鞍桌旁，周围诸客大讲笑话起来，大多是与新婚吉利有关的话，目的是要逗我们俩笑，可惜现在都忘了。伴娘用朱红托盘端着几盘干果和两碗桂圆、莲子汤圆，一面口中念念有词，说些吉利话，一面给我们两人用调羹舀了一点甜汤，放在嘴里，让我们尝了一尝。

此时，已半夜三时了，外公他们说：“时间不早了，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我们三朝再来道喜、吵房吧。”我俩由搀扶搀起。喜娘高声说：“姑爷、小姐送客！”客人们说：“不必客气。请留步。”于是走了。男搀扶也回家了。只有喜娘还在。

我结婚时有四个喜娘。一个是小王，廿六岁，是从佣工介绍所找来的。先在我家做了几个月，觉得她不错，就带她到男家准备长做。因为虽然新郎家也有一个服侍新郎的老佣人许妈，但我父母怕我到了徐家使唤别人的女佣不便，所以让我



把小王当自己的贴身佣人带过去。另外三个喜娘中，两个叫伴房，即做搀扶及新房里的杂事的，一个叫搀扶，比伴房高一级，因为她要在见礼时说一大串话，而且从长辈到平辈的所有男女客人都要能按次序叫出，不会叫错。

客人走了以后，一个喜娘给我卸妆，换了常服，并给我们俩换拖鞋。两双拖鞋都是绣花沈妈绣的：男的是蓝缎的，绣了一条五彩金龙；女的是粉红缎子的，绣了一只骏马。

另一个喜娘则把床上叠得高高的被褥、枕头拿开，另外铺上女家准备的一套新被、新枕。男方虽然也备有一套，但一般是不用的。

还有两个喜娘，一个盛了两盆水，请我们洗脸；另一个将新房的紫红丝绒房帷拉拢。

此时，我窘得没有手势，只好去盥洗室洗脸去了。新郎跟在我后面，还问我：“今天吃力吗？”我听

了回答：“不吃力。谢谢！”

巧的是，这句话倒是我几个月前无意中准备好的。那时，我有一个二阿姨去人家里吃喜酒。那家新郎与外国女人结婚。亲友们觉得很稀奇，偷偷问新郎：“你们结婚晚上第一句话讲什么的？”那个新郎说：“我问她‘吃力吗？’她说‘不吃力。谢谢！’”我听了记在心中。现在丈夫正巧也问我这句话，我就照外国新娘的话脱口而出回答了。

这时一位姓蒋的伴娘正好走过我们身边，听见我们在讲话，抿住了嘴，一副不让笑出来的样子。

喜娘铺好了床，对我们说：“姑爷、小姐早点安置吧。”就把门掩上，出去了。我丈夫对我说：

“请先晒（杭州话，“睡觉”的意思）吧。”

我低头不语，不知做什么好。这时，只闻房外钟打四下，时候已经不早了。我只好和衣上床，钻到里床的被子里去。我们的新床是两张单人弹簧床并起来的，很大；被子是定做的，也很大。我睡在里床，丈夫睡外床，中间还距离很远。但我生平第一次与一个从不认识的男子睡在一起，窘到什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可能我丈夫也很窘，所以要想出什么话来问我。他忽然说：

“你明天见了我祖老太太怎么叫法？”

我听了觉得奇怪，心想：我到你家来做孙媳妇，你叫什么，我当然也叫什么，何必问我呢，于是我回答：

“你叫什么呢？”

他说：“叫奶奶。”

我就说：“那我也叫奶奶。”

接着，我们就聊起天来。因为在订婚前，我父亲已经看见过他了。那一时期，我父亲长住在狮子峰山上的别墅忆胜庵中，让一男青年仆人陪他，给他烧素菜。我丈夫有时爱到未来丈人处去与我父亲谈诗词，有一次还与他祖父一起去山上吃过一顿午饭，他告诉我，他祖父称赞那男仆素菜烧得好吃。

这样随便聊聊，不觉天已黎明。看床前的小钟，已是六点。听见楼下祖老太太已经起身。我的几个喜娘们也陆续起身了。我们俩虽一夜未睡，也只好套上外衣，起床了。

高诵芬作文，徐家祯整理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
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冬 邮

细小的雪片又在空中轻盈的飘洒了。走下公共汽车，我等到来往的车辆少了，踩着有些泥泞的斑马线，向街对面那门面不大的新华书店走去。虽然经过三刻多钟长盛线长途汽车的颠簸，已经是中午十一点五十分了但我还没有吃饭，我仍然并不急于到家休息。今天提早半天回来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通常只有周末才能假以照顾在北郊工作的上海市区教师的原因让我们早些回来的。我要珍惜这点方便，去买一张贺年片寄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在眼下委曲困顿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里，当我几天

前收到他情真意切的、既回忆了温馨的过去又鼓舞我面对实际的努力去争取未来的信时，我的心里感到一种微甜的酸楚。

掀开垂挂在门口的厚重的深蓝色门帘，店堂里有一些暖意。几个正长个儿的女孩子在陈列在玻璃柜中的琳琅满目的贺年片，铜钱般大的硬纸片上顺序写着阿拉伯数码的编号。两个女孩向营业员要了指定的两张，掏钱买下。职业习惯告诉我，这些朴实可爱的女孩是初一、初二的中学生。如果我从一所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以后不是被分配到北郊去工作，而

是和许多没有得到更好的位置的同学一样，到自己家庭所在的区教育局报到的话，我很有可能就和这些女中学生天天打交道呢。

我等那些女孩满意愉快的离去以后，才特意把我选中的贺年片买下。从书包里取出打满碳素墨水的钢笔，在精美的贺年片上写好的祝福的字迹，塞在特制的信封里，开好收信人地址，就走出书店，朝大街西面的邮政局走去。

临近岁尾，邮局里也陆续人来人往。有一位身材瘦小的五十岁光景的妇人站在放着一个小盆胶水的玻璃方桌旁边，对正在用一道细麻

文 / 林青

图 / 张小鹭

绳仔细地捆扎两个纸盒的中年人说：“师傅，打到海门去的电报怎么写？”她的声音虽然轻微得象在啜嚅，但连排在后面买邮票的我都听见了，可那位戴鸭舌帽的中年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依然在扎他的纸盒子。在裹上崭新的牛皮纸的时候，我发现一盒是装璜考究的名贵中药材——冬虫夏草。另一盒不知是什么。

那位妇人又去问一个穿鲜黄色滑雪衫的姑娘，她两手斜插在衣袋里。略微看了一下那妇人，淡淡地说：“我不会写。”就和一位同来的女伴挽着手臂走了。那姑娘的神态应该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工，尽管照她的年龄看，现在可以是一名高中生。

我刚贴好邮票，正在检查封口的时候，一只枯瘦的手把一张印上红日的电报纸瑟缩地伸到我的面前。那位老妇人乞求等待的神色使我不忍心回绝。我迟疑了一下，便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片先打草稿，准备等一会再誊上那张

正式的电报纸，免得浪费。

老妇人一见有人愿意帮助她，话似乎变得多起来了。我下意识地感到，她很希望有人跟她说话，在这个阴冷的冬天。她衣服穿得不多，但是却并不畏冷，衣着还整洁。

我问她电报打到哪里去？她说打到“贵州省海门”。我感到有些奇怪，这个地名从来没有听到过。我说海门是在江苏省的，那老妇人连忙改口说：“是，是在江苏省”，生怕我会因此立刻搁笔离去似的。

我照着她的说法写下收电人地址：江苏省海门包场。说实在话，我也不明白这“包场”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是地名吧。“叫谁收电报吗？”我头也不抬的问，想解决这个意外的事情三四分钟总行了。

“钱国岭”。老妇人对这个名字咬得很清楚。“金钱的钱？”点头。“国家的国？”点头。“树林的林？”老妇人点头了，说是“

山岭的岭。”一边说一边用右手指尖在摊开的左手掌心一笔一画的划着。我看清楚了，她对“岭”字的笔画很熟悉，并不是它画符一般乱涂一气。当时我没有感觉异样，后来我才意识到，可能这位老妇人是有文化的，并不是一字不识。甚至她就会写信。

在“钱国岭”字样前面，它说要补上“请姓朱的人转”，我遵嘱照办了。接着我问：“电报内容写什么？”

老妇人似乎精神一振，说：“叫钱国岭到此地来。”脸上露出哀求的表情。

我打好草稿，然后，比较快的但又不失于潦草地把诸项内容填清在红色烙印的拍发电报单上。这时，我忽地闻见一缕白玉兰的幽香。兴许等长途汽车时冻了大半小时的鼻子恢复了灵敏的嗅觉。原来花在老妇人衣襟上佩着。奇怪，这是在冬天呀。

“还没有写好，还要写。”老妇人看我

就要写完，连忙说。我觉察，对我已经写下的字迹她是投以并不在乎和满腹狐疑的目光的，她要旁人的遵从她的意愿再做一些什么。我有些窘。这时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就着我的耳边轻声说：“她有神经病。”这位好心人使我感到一阵惊悚。我意识到别人不理睬她的原因了。我乱说：“我就会这样写。”

便匆忙套好钢笔，快乐走出邮局，看也不敢再看那老妇人一眼。不知为什么，走

出十几丈远，我耳边还在回旋那苦苦哀告般的声音：“叫钱国岭到此地来。”“叫钱国岭到此地来。”我摇摇头，去努力不再想它。这时，我感到肚子饿了。如果没有剩饭吃。当我走上新村五楼，袋里的钥匙打尖硬时触到一张原寄给我的贺年卡，我原打算寄给友人的投入邮筒。



吃过香米精粉山珍海鲜，可就是忘不了家乡的山药莜面。

我的家乡在海拔1500米的塞外坝上，天高地阔，村稀人少。昔日人云：一阵风来一阵沙，千里行走无人家。初冬未到冰先结，老死不见桃李花，而莜麦，象一只信鸟，偏偏择寒枝而栖，不嫌土地贫脊，不怕无霜期短，毅然挺着脊梁，手拉着金灿灿的胡麻，脚牵着紫皮皮的山药(土豆)，粮、油、菜一体，慷慨又简练地奉献给白色土屋里的人们。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严寒，莜

麦格外珍惜温暖。大概什么粮食也不象莜面那样，从播种到食用，要经过“四熟”：春种秋收，莜麦在地里长熟；磨成面粉前，麦粒要在大锅里炒熟；做饭和面时，必须要用滚开的水烫熟，然后做成各种形状，用大火在笼中蒸熟。

对外地人来说，看做莜面也是一种享受。滚水烫过的面，黄里透些微黑，筋拽拽格外柔韧。男子汉们就着一块透亮的方砖，把拇指大的一块莜面团圆，用手掌推成舌头状，用中指轻轻一挑，卷成筒状，在笼上一



故乡的莜面

文 / 李清山
图 / 林焕彰

个一个排列如蜂窝，故称“窝窝”。姑娘媳妇们，则就着面板，一次可搓成四、五根面条样的“鱼鱼”，在笼上散放成佛手模样。

忽达忽达风箱响起来了，锅底常常是山药熬菜。时光好些的，炖个鸡蛋羹，待贵客时，羊肉丁炖口蘑，够到国宴水平。十分钟许，大气升腾，香气散开，揭锅，开饭——没有说话声，只有吸吸溜溜的声音，待到肚圆头冒汗时，仿佛打完一场战役，男人们燃起一支烟，长长吐出一口。女人们下炕，就着锅哗啦哗啦刷盆洗碗。孩子们则在院中，如小牛犊、小羊羔般撒欢。

“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莜面不亏人。吃了莜面很耐饥。莜面扎扎实实是庄户人的饭。莜面把坝上人滋养的身体精瘦，面孔黑红，使男人女人们不怕风霜雪雨，不惧苦轻苦重。

要是把白面比做白马王子，把大米比做磁面佳人，那么莜面就是地道的坝上小伙儿。它那么质朴，不张扬，不显示，莜麦一开花就成伞状把头低下。莜面实打实，蒸前蒸后一个样，不容象白面那样发酵，象大米那样膨松。莜面很倔强，离开本地，任你怎么摆弄，一蒸就软塌塌的变

形，一吃就粘乎乎的变味儿。莜面又很媚人，吃一次印象深，越吃越难割难舍。

我思念莜面，赞美莜面。

我怨恨莜面，责备莜面。

莜麦，你广种薄收，亩产难国百，对得住神圣的土地么？

莜面，你熟了又熟，一步三回头，你徘徊什么留恋什么？

人家兰州拉面走遍大江南北，肯德基飘洋过海，你却内向自守，不过长城，你封闭什么保守什么矜持什么？

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坝上人的莜面啊！熏陶着一辈又一辈庄户人的莜面啊！

少小离去，老大归来，我这出产莜面的故乡啊，还是那一排排低矮的土房，还是那哞哞声唤的耕牛彳亍，还是那三套马车进城的长鞭声咽，还是那副安贫守家，小饱即安，抄着手靠着墙根晒太阳的赋闲图。还是靠“鸡屁股银行”买盐打醋，靠“莜面换大米”改善生活！

我的骨骼里有莜面的滋养，血液中有莜面的情愫，我不时告诫自己：留住莜面的坚韧，警惕莜面的桎梏。

我们的爸爸李宏贵(汝琳)过世已经整四年了，一些人可能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脑袋里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印象。但是爸爸在我们这个李家成员中，是永远存在的。孙儿辈也常挂着爷爷这两个字；这是爷爷的书、这是爷爷爱吃的食物、我们想吃爷爷饼等，把爷爷这两个字挂在嘴边。

当我们开始要进学校念书时，很多朋友都劝爸爸把孩子送到英校，当时英校华校是分得很清楚的，英校生没有念华文，华校生的英文也是很差的。因为爸爸和妈妈的英文都不行，孩子们懂得英文就比较方便，但爸爸却非常的固执，认为英文不行没有什么可耻、母语不行才是不应该的。而且华文如果不是从小就开始学，大了才来学就非常难学得精，英文只要下一年半载功夫，就可以跟英校生一样好。许多英校生对于外国人的优点，不去接受，而专学一些外国人的缺点。关于尊师重道、孝顺父母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根本不注重，父母养育孩子是理所当然的，父母不可摆出长辈的态度来对儿女，不可用重话对儿女开口。后来一些朋友认为爸爸的见解很中肯，他们的孩子进了英校之后，对父亲不尊敬，甚至离开家庭，跟父亲不来往，不认父亲。后来我们四个兄弟

姐妹华校毕业，英文方面都不差，在工作方面都是英文系统的事务。

我进大学时选修生物，人们认为念生物没有什么前途，但爸爸却说孩子对那一门有兴趣就念那一门。大学毕业以后，我想到外国去念博士学位，人们又认为生物方面的博士，很狭窄很尖端，以后出路很成问题，工作也很难找。但爸爸支持我去念博士，说念完博士回来，呆在家里扫地都没有关系。我从外国读完博士回来。不但不用呆在家里扫地，还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爸爸的眼光不差。

衣着方面，爸爸非常不讲究，常说丑人多作怪，没有穿衣服，他也可以走在路上，那当然不是不穿衣服就上街去，只是说人家看他不是因为他所穿的衣服是丑是美，而是尊敬他内在的一切。一双鞋子从不上油，也不让家人替他上油，市上流行尖头鞋，他还是穿几年前出品的圆头鞋。他不理睬一般人的眼光。

爸爸对吃方面非常固执，他生长在中国北方大平原，一直念到大学，都没有见过大海，许多海鲜食物，他不能接受，而且固执到尝试一口都不肯。中国北方产麦多、产米少，所以北方人民都以面食为主食，很少吃米饭。很多他的同乡来到了南方，都改变了习惯，和南方人一样

吃起米饭来。爸爸几十年来都不吃米饭，非吃面食不可。结婚之前，只好吃面包；结婚之后，我妈妈只好无师自通，摸索着学做北方面食，好象馒头、饺子、面条类等。现在我们下一代有些都比较喜欢吃面食。就是受他们爷爷的影响。

中国老一辈的人，有钱都是置房屋、田地一些不动产，他们认为不动产是抢不掉、偷不走的。一些从中国南来的朋友，却说我们从前在中国还不是有房屋田地，但离开时，什么也没带走，所以都不买房屋，有钱就换成金子，万一离开时，容易随身携带。有的朋友认为买房子不上算，还是投资股票，容易把钱滚大。爸爸还是老思想，不买卖股票、不投资做生意，只买房子，他买房子也不是为了投资赚钱，他说他有四个儿女，替他们各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住，生活就容易过了。人家都说他有眼光，他却自己说是瞎猫逮到死老鼠。最后大家发现他的做法是对的。

爸爸在教育学院教书，常常要到各学校去视察学员的教学情况，自己不会驾车，坐的士非常不方便，所以就想学车，找了教车师傅，每次师傅来了，他还在睡觉（因为他是晚睡惯的），就不去学。文章写到一半、书读到一半，也不想去学，种种藉口，主要是他对驾车没有兴趣。最后妈妈只好去学，当妈妈拿到执照之后，有人驾车送他去视察教学，他更不想学了。但后来觉得还是不方便，就硬着头皮去学，考了三次才勉强考到执照。他自己常拿学车的糗

事对朋友讲，人家会以为这也不是什么光荣事，拿出来讲会怕人家笑话。他却说车驾得不高明，有什么丢人、有什么要紧。车驾得最好的是驾驶员。

姚拓按：

新加坡名作家李汝琳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我平生最敬重的一个人。1957年，我由香港来到新加坡，即与李先生相识，一来是同乡，二来是共同爱好文艺，三来是共同负责编辑《蕉风》甚至可以说：《蕉风》的出版与李汝琳先生有很大关系——如没有他的大力相助，《蕉风》也许不会出版，或者迟延多少年也不一定。

我在新加坡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与汝琳是经常相聚，所以对他的为人较为熟悉。他对人一向和蔼热诚，处处散出长者之风，对我们河南同乡尤为爱护。有一位女同乡受了丈夫的欺负，他和他的太太就义正辞严地登门问罪，为这位女同乡出了一口气。汝琳大嫂的水饺做得特别好，我经常是他们家的座上客。现在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汝琳兄家中大吃的情形，仍就历历如新。可惜他现在已作古四年，永远没法再听到他的风声之谈。

本文作者李元昆博士，系汝琳兄的长子，对人热诚好客，一如乃父，元昆尚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学术及学业上都各有所成。汝琳兄有这样的后代子孙，也可以告慰于泉下了！

（姚拓写于1995年11月19日灯下）

这几天，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情绪。是难过？还未下结论前，玲子接二连三地传呼我，我自言自语：此事千万不要成真。

对方的声音：“柔密欧·郑先生走了！”

甜美平静的声音，没带一丝伤感，却似一颗小石在湖中心荡漾开来，泛起圈圈涟漪。我知道，她正极力压抑体内的悲哀，不让她乱闯。她是极有感情且富有理智的人。

柔密欧·郑，我们的‘老’朋友，终于走完了他灿烂的一生。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不是老作家，他童真未泯，是我们敬重的‘老’朋友。每回他来，我们都会共度几个愉快的夜晚，或共餐、或高歌、或东南西北闲扯一番。

他与女诗人茜茜丽亚，应是最早为我们所熟悉的印华作家。这点寒川居功厥伟，应记一笔，除了黄东平，他们应是写得最成熟的印华作家。然后，通过寒川，我们又与北雁、晓彤、冯世才、谢梦涵、明芳等人结下之缘。他们中，不乏潜力很好的，相信日后会使印华文学推向更高峰。

难过的是，他来不及

看见这一天。

他的‘情诗’，迫得永远中断了！那令人断魂的情诗，不单抒发了他对旧人的思念，也蕴藏着他故国之情，那浓得化不开的情啊！情到浓时就对一切无怨无悔，包括对小人的排斥。

难过的是，他是理解我的。我也曾受小人的排挤，他要我坦然处之。到处都有小人，只有坚强者能令他们知难而退。余秋雨先生论小人，令人对他们咬牙切齿；他们就象白蚁，能蛀掉整座大厦！

小人来去，而理解我的师辈们相继而去，令人何等惆怅！过去读巴金老人写的一些悼念文字，譬如怀念靳以、陆蠡、以及追念爱妻萧珊等，令人泪水夺眶而出。这几年，当我提笔写这类文字时，我的心情万分难过。我实在不愿一直写不完，此情何以堪啊！

而今，一位令人尊重，名闻遐迩的浪漫诗人在这方含笑，他还是那般壮硕，而不似去年的形容枯槁。他仿佛对我说：“最近你甚忙，不能陪我，那没关系。多带一些书给我读。什么时候你想学写旧诗

难过

——怀柔密欧·郑

★
秦林

词，我会指导的。”生活逼人，我还没有可能抽出太多余暇来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即使有名师当前，也只好张‘师’兴叹！

那一次到您的住所，我心中忽然萌起弹琴给您听的念头，那是很早就答应了的。当时

似乎感到，这次的机会不容错过。如果您再来，我会弹另一首技巧难度较大的曲调与您共娱。难过，此情不再！

每一阵难过，宛如一颗流星擦亮了我們心灵的旷野，让我们留下美丽的回忆，永恒的怀念。

难过，难道是前尘之梦的延续？

难过，难道不是今生的高歌长啸？

25.9.95 夜

出版消息

① 书名：德麟文丛第一辑
(十二本书)

出版：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主编：云里风

作者：方北方、钦鸿、碧澄、
唐林、年红、黄兼博、
李天葆、马汉、梦平、
陈金香、洪祖秋、文征

② 书名：河宴散文集

出版：台湾三民书局

作者：钟怡雯

③ 书名：马华当代诗选(1990_1994)

出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主编：陈大为

④ 书名：野花草坪极短篇

出版：台湾稻田出版社

作者：朵拉

定价：RM18.00

邮购处：96 Taman Desa Bintang
32000 Sitiawan

⑤ 书名：珍藏偶记

出版：心境出版社

作者：翠园

定价：RM10.00

邮购处：31 Jalan Golf
30350 Ipoh

THE END

——悼叶明

★李敬德

1

一匹黑瀑布纵跃成横躺的一片雪地白

三千烦恼，丝长何止八千里
路上但见尘与土，三十功名啊岳武穆
云伴明月在高处，不胜寒…
烦恼丝长八千里，思愁似个长
丝绸之路似个长，春蚕至死
丝方尽…
珠有泪
沧海月明
沧海一粟，化桑田
沧海
沧海化成
一匹布
一匹瀑布
天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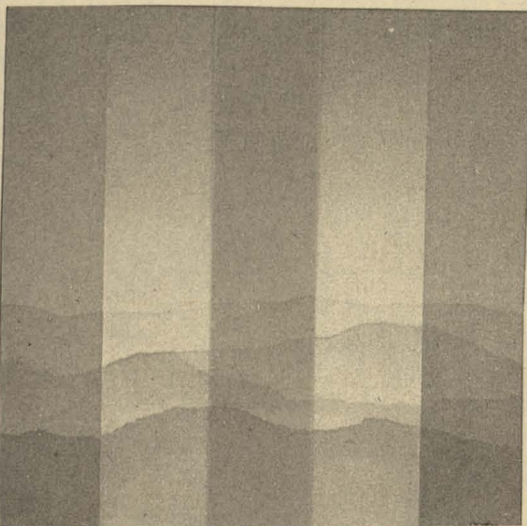
白发三千丈，诗人道从天上来
一匹黑瀑布纵跃成横躺的雪地白一片
秋冬雨季长
大地在喊痛

2

春夏在昨宵
好风好水不忍独赏
不忍独赏圆月好花
计程车窗映现
一颗黄昏星芒
风的声音犹似在诵经：
生前自我超渡

落花还是象坠楼人
草地还是在喊痛

逻辑载货在高速公路
超载的心要小心轻放
公路还是在
公路还是在喊痛
公路还是在



3

靶的心是一块圆圆膏药布
(已经负伤再次中创)
红心还是在喊痛
紧握的手掌握住弓握住驾驶盘
紧握彼此紧握的手①

放开的掌，连心十指是弦
弓弦
琴弦
蚕丝是弦
是蚕是丝
非禅非诗
你选择牺牲蚕还是，桑叶？

「搞不懂沧海为什么会变成桑田」？②
搞不懂桑叶为什么会变成蚕丝？
用问题来回答问题
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桑叶负伤
草地负重
草叶 伤重

4

素未谋面的那诗人名叫叶明
 假如赶得及见面喊一声叶生
 明，冥同音
 生，死同义
 误吾为，有
 误无为，悟

舞者舞在禁宫内
 武士裁在长城外
 巫师卜卦
 悟者出师犹未捷
 啊诗人弃世

5

闰八月，第二个中秋将近
 将近酒，杯莫停
 莫饮酒，心已碎
 心已碎成酒醉的杯

闰八月，第二个中秋将近
 远远的圆月将圆在眼前
 近近的静静的星将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的黄昏星，你
 还要谈些什么？
 言语是已成的心，未成的诗
 象酒醉的杯，碎了

象一块饼干
 这么瘦的壮年诗人
 象一块饼干
 扁平，干脆
 齿轮在啃蚀
 (蚕蚀桑叶)
 更能经几番啃蚀
 这么瘦的诗人
 象一块饼干
 不是咒你
 为你诵咒
 (请随文合掌)
 「南无……南无，……」
 咒名大悲
 悲不作哀伤解
 佛学谓拔苦义
 (请随文作观)
 咒名往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九品莲花为父母」

下品莲栽在他方净国土
 上品莲开在心地良福田
 好风水
 好风好水
 三毛耕耘过梦田③
 顾城哭不倒长城
 叶明照冥得以光
 与商晚筠在边地留一盏灯④
 又一盏……

你听，风的声音不凄苦
 颜色鲜明
 风的，风的颜色泥巴黄
 只是不随大地在诉苦
 (大地在喊痛但诗人心不古)
 「我爱到雨峰之会…
 因为那里的风最大…」⑤
 连这幅纸页都会被吹走
 连这首长诗都会被吹走…
 因为那里的风…
 哽咽一些咒语在喉头
 因为伤了风
 我可以咳嗽作声…
 你听，你听
 那里的风…
 吹到这里
 (快按住你的书页你的头发你的裙裾
 你张口欲出的呼喊)

后记：

因为读到艾霖的文章，知晓叶明患癌，遂寄了三大包的保健养生类书刊与佛书，由宗舜转交（没有叶明通讯处），不想，昨日方昂告知，叶生去了。今日阅报，见诗人的悼念专辑悼念诗人的专辑，小曼、殷建波、周清啸都交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因为诗人之死……我还记得，曾剪下叶明的诗作，寄给在大陆留学的妹妹刘汉（京南），我还记得，在书展时见了古龙、三毛、顾城、张爱玲，就是不见商晚筠的书……

注：

- ① 的士诗人李宗舜与逻辑诗人叶明共出诗合集。
- ② 罗大佑歌词。
- ③ 三毛作词歌名。
- ④ 马华文坛，在世界近代汉文学领域，不过被视为边地文化。
- ⑤ 齐秦歌词。

张玮栩短诗 5 首

图：王德志

循环

渡河之后
竟尚不知人生只是
一场水的循环



抛弃

把你的名字
摺成一个极小的
心型，然后
将它置在心底
黑暗角落，
让老鼠、蟑螂、
白蚁、苍蝇
蛀噬
作为对你的
惩罚



十六岁的阳光 海岸

撒谎的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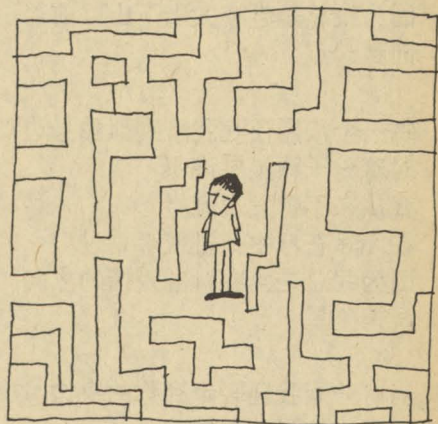
住在海边的沙
最会撒谎
经过一番甜言蜜语
筑成的堡垒
总会随着前扑后拥的
海浪
私奔远去

写字

爱情 就好像
在海浪隔邻的沙上 写字
——在第一个字还未来得及完成时，
浪花已卷走他所有的深情。

极端

海浪 有时会温柔地
把你搁置
在石缝间的足踝
冲洗得舒爽洁净
有时却会使用它那
无法估量的 力道
恶狠狠地 让你在海面
翻一个 三百六十度的
筋斗



浪花

浪花 是一丛敏感的花
潮来涌去 像是
覆载着 一秤
泪水

无籽的凋零

有时候听到乐声我会悠悠叹息

每一个早晨黄昏我爬上想念的背脊
然后来到爱情山上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
为我或者为他自己留下
因为我总是赶在太阳下山以前
回到起点

每一个漆黑夜晚我来到孤独身边
对着一千颗星星许愿
我从来不曾发现流星
在无际苍穹中掠过或者划过
因为我总是坐在背向爱情的方向
祝祷流星

当有一天我轻轻走到你的身边
发现你的眼睛凝视着
河岸的苍白芦苇
流水与风挟带我的悲痛
扬长而去
并且在另一个湮远的地方
栽种我无籽的心
而我我在此处凋零
始终没有惊动到你



房间

窄窄的房里
风扇转成暗灰色的
空气
墙上有漆 而且是暗红色的
一个男人的名

随风旋转
才发现
房里
既没有门 也没有窗
甚至连金哇菊也没有
只有红与黑

风扇转成暗灰色的
空气
这是连主人也记不得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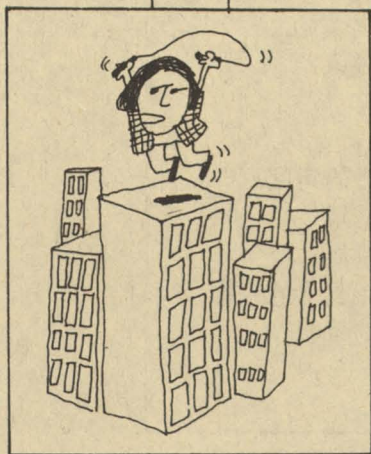
童诗

王德志

1◎小女孩日记

- A·我常常看电视
可是妈妈又叫我吃一样的东西
哥哥穿每天一样的脸孔
姐姐穿昨天的衣服去做工
饭后
爸爸又再抽烟
整天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东西
我打开电视机
- B·铅笔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一条线
我带他走过墙壁许多地方
然后去地图玩耍
在书本里留下许多脚印
可是爸爸回来后
打我

- C·住在后面的猫
下午常常睡觉
小强用木枝打他
说要用功读书
不可以说
「不要！不要！」
- D·半夜听见贼走进房间
替我盖被
偷偷看去
是穿着长长白衣女鬼
早上告诉妈妈
全家大笑
- E·去巴刹时
路上一个穿蓝衣的人
用手指东指西
像疯子一样
汽车都怕他
停着不走



3◎今天下午

天空中许多白色的绵羊
在黄色的阳光下交谈
蓝色的海浪背景
飞过一群嬉戏的鸟
小孩站在幸福的草原
牵着爸爸的手
指向天空

2◎儿童乐园

风追逐在草原中
被惊吓的狗从野草中奔出
有人拿水给花冲凉
向路过的人招手
三个诗人
站在镜头里微笑
然后走向未完成的城堡

河水宁静地午睡
四个斜长的影子缓慢的走回家
小孩拾到一支快乐的尺
不停的喜悦在心里跳舞
远远两个童子军等待巴士的来临
赶向黑夜以后到来的黎明



满地黄色的太阳花园
我跑在风里面
拉着天空
风筝好像不想回家
它放开线拉着的手
自己游玩去了
只好等它回来
告诉我它的旅程



4◎猫不见了

猫不见了
眼睛四处去找
耳朵也找不到他
抽屉说没有看见
桌子说他没有来

走去屋后
妈妈说他跑去箱子住了
它的屋子在车房
我敲敲门
他喵喵说：「进来」

原来他生了四个宝宝
要教他们读书
煮菜和做家务
不要出来了

晨早的狗
把所有走过巴刹的路线
一一拾起
挤满背包
与其他同伴
继续前进

记忆的方向支离破碎
狗群在城镇中离散
为了一个蓝色脚印
集体出走

夕阳疲累
天空飘下一层层睡意
清理下午遗留的噪音
人们带着影子走散
把许多转弯的脚印
忘记带走
狗儿低头寻视
黯淡中失踪的蓝色脚印



5◎蓝色脚印

照相

每日里下班回到家中，她喜欢先坐到梳妆台前，闭会眼，喘口气，然后看一眼镜子里的她，镜中的她总还是那样楚楚动人，于是她便会对着镜中的自己做个怪脸，随后又去忙她该忙的事。

这天她刚在梳妆台前坐定，女儿奔了进来，“妈妈，妈妈，我升学考试考了全校第一，不，还是全区第一。”

“真的？”她接过女儿手中的成绩单，激动得也像她的女儿。“你真是妈的好女儿，乖女儿。”

女儿撒骄地朝她怀里钻：“妈，您说应该不应该奖励我？”

“应该，应该。”她搂住女儿一连声地说。

星期天休息，她陪着女儿上街去买奖品。走了好几条街，逛了数不清的店，女儿没看上一样东西。她急了：“你到底要什么？”女儿说：“我也不知道。”

这时，她们走过一家挺大的照相馆，女儿停住了脚，直朝橱窗里看，看了好一会，她指指橱窗里的照片对母亲说：“妈，我想照一张这样的相。”

她顿时惊得脸都变了

色：“女儿，你胡说些什么呀，你才十四岁，怎么能拍结婚照呢？”

“怎么是结婚照呢？这个大姐姐可是一个人拍的呀。”

“你看清楚她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了吗？那是婚纱。”

“妈，我就是想穿这样的衣服拍照嘛。”

“不行。”

“好妈妈，我求求您了，让我拍一张吧。”

在她的记忆中，女儿没有这样苦苦地求过她，但她的态度仍然非常坚决，小孩子不能拍。

女儿伤心地哭了，泪水夺眶而出。“妈，我常做一个梦，梦见我从天上掉下来，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多可怕，我就拼命地叫喊，突然，我的衣服变了。我的衣服会飘起来，于是我像鸟一样飞起来了，我快活极了，妈，您知道我穿的是什么衣服吗？就是这张照片上的衣服呀。”

她听得出了神，朦朦胧胧中，她依稀记得自己好像也做过类似的梦……

她领着女儿走进了照相馆，摄影师了解了她的来意，竟笑得前俯后仰，“怎么，这算是模拟呢，还是预支？”可她没笑，她非常郑重其事地告诉摄影师说：“这是一个梦。”

三天后，照片印出来了，女儿手捧着照片问她：

“妈，您说我像不像安琪儿。”

她点点头：“像，真像。”

女儿拥着照片睡着了。她从女儿手上拿下照片，然后久久地凝视着照片上天使般美丽可爱的女儿，渐渐地，她的眼前又出现了十四年前的那个深夜，她下班回家，走过街心花园，她忽然听见有婴儿的哭声，她没有一丝迟疑就朝哭声跑去，在石椅上她找到了一个女婴，她像母亲似地，将女婴紧紧抱在胸前，当时她才十九岁。那女婴也怪，小脸贴到她的胸口便不哭了，还冲着她笑。

她将女婴抱回了家，她的母亲先是不吱声，时间长了，便三天两头要她对自己有个说法。她对母亲说：“非要个说法吗，我不想勉强别人，也不想勉强自己。”就这样过了十四年，至今还没有个说法。

今天晚上，对着女儿的照片，她不知怎么忽然有个非常强烈的想法。

第二天，她特意向单位上请了假，她将自己精心地打扮了一番，镜子里的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走进了女儿拍照的那家照相馆。

走进照相馆时，她忍不住笑了，她觉得她和她的女儿都挺有意思的。

戴涛



黄世仁打官司

凌鼎年

黄世仁的儿子不久前打赢了一场经济官司——一欠他债务的乡镇企业宣布破产；一欠他贷款的个体户把房屋、汽车等抵押了给他。

黄世仁儿子打赢官司后，在黄世仁灵前上了一炷香，一是感谢他爹在冥冥之中对自己的庇护，二是告诉他爹：时代变了！

儿子的打赢官司，触动了黄世仁的神经，虽说已事隔半个世纪，但因黄世仁是枪毙鬼，一直抬不起头来，为此他耿耿于怀。

黄世仁决定告状。

他买通牛头马面，把状子直接递交给了阎王。

阎王一看是五十多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提不起兴致，在状子上批了个“转判鬼敝处”。

那判鬼先对阎王所批“转判鬼敝处”五字反复品味，根据他的理解，“敝处”亦即可办可不办，或者说属认真不得马虎不得的案子。

这位判鬼是位新判官，属于想烧一烧三把火的那种新官。这位判官是位年轻的判官，对五十年前的事他不甚了了。他粗略看了一眼黄世仁的状子后，即发生了兴趣，他心里在想：这是个有新闻价值的案子。他决心抓住这案子。

判官对黄世仁状子中“欠债还钱，夺人偿命”古来如此。杨白劳欠钱不还，我年前索讨，何罪有之？”那一段话细细读着想。

冤枉，确有冤枉，判官认为。

判官心里已倾向于判黄世仁胜诉了。但他一读黄世仁的下文，又难以决断了。

原来黄世仁要求杨白劳

连本带利还清五十多年的全部本息，并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等等，合计在七位数。黄世仁言明：父债子偿，天经地义。杨白劳赖债自杀了，由其他女儿喜儿还债！也许是黄世仁憋了五十多年，怨气甚大地在文末写道：我不管他的白毛女、黑毛女，我只知道还我钱来！

年轻的判官对黄世仁对杨白劳毫无印象，但白毛女这名字似乎在哪听说过，据此，又隐隐觉得这案子有其复杂性。

年轻的判官开庭前召集有关人员到会，想征求一下各位的意见，免得开庭的七张八嘴不好办。

不想黄世仁的状书一宣读，会议室就如沸了锅般。

老判官说：“这不是翻案吗？这是典型的反攻倒算！……”

老判官话还没说完，新来的青年法官说：“如果欠债可以不还，合理合法的话，还新开经济庭干什么？欠钱的都成了英雄，讨债的都成了罪人，那社会经济秩序还如何维持？”

老法官忍无可忍：“年轻人，你们不要垄断历史，

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来评判这案子。黄世仁乃晋察冀边区的恶霸地主，他讨债逼死了佃户杨白劳后，又强奸了杨白劳的女儿喜儿，还想把她卖了报债。不肯落入火堆的喜儿逃入深山，从人变成了鬼，变成了白毛女真是惨呵……”

年岁大的，联想起“北风哪个吹……”不禁唏嘘不已。

那些年轻人觉得这些上了年岁的人真是滑稽可笑。有个年轻法官说：“黄世仁充其量犯强奸罪，罪不致死呀……”

老判官激动万分地说：“倘若照你所说，半个世纪前的案子大都要翻过来，这岂不等于全盘否定了老一辈的贡献……”

判官本想借此统一意见的，现听来听去，他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最后，他宣布。听说阳间正在重排重演《白毛女》，各位去看一看，听听反应，再作定夺吧。

行程和角落

窗外的雪很早已把杉树封装起来，覆盖了厚厚的凝雪，沾挂在枝桠和针叶上，远远看去，一棵一棵雪封后的杉树仿佛是搭在雪地上的伞棚，闪着银白的光芒。

雪掩

寂和苍白，知道已入夜了，而雪片持续弱落，我把心平抚下来，想听雪在自己心中掩落的声音。

★ ★ ★

早上的时候，从雪楼推开一方门扉，沿着石阶往杉树的方向漫步而去，脚下已冰封一片薄薄雪层了，在杉树下看杉的枝桠。沾雪，那时，早雪仍然没有停止，从天空弱弱纷掩下来，有些沾树的新雪从枝桠的隙缝滑落下来，染在我的褐色的棉袄上，潮湿了，沿来路的石阶回到雪楼，想在炉壁烤火取暖，把自己弄湿的心情暖干。

从早上的雪地看杉回来，一直在雪楼里避寒，也许午后会霍落愈大的山雪，我把床铺弄暖后，就忘了到窗口看午后的雪是否来得凶。等我在床铺上醒过来时，窗格外已陆续的传来雪掩窗口的声音，我起身把手套脱下，把寒气弄糊的窗面抹净，那时，窗外的雪地显得十分的沉

一场蔓延的山雪在窗外停止纷落的时候，已经过了子夜了，从窗口看雪止后的空夜，显得沉寂中异常的空无起来，仿佛天空失去了重量，心中感到很虚无。想托一些记忆的重量来平衡心虚，于是，记起了自己曾经久居的岁月，或许是来自童稚的年代，在南方燠热的半岛，一个远离雪地的野村，点燃一盏弱灯的旧屋夏天夜，听母亲说起从前，关于上一辈一生逃荒的岁月，从落雪的北方，向南迁徙，上船过海，海阔心茫。

想象中的先辈，过了海，上岸，挤在同样落荒的港口，然后涌进一辆蒸气振动的火车，吱轧吱轧的辗过陌生的前方，落足下来，不知方向。记得有次，母亲一直在晃动不止

的昏影中，喃喃自语。

等我明白的时候，那段迁徙逃荒的岁月已更远去了。落雪的北方，累聚了先辈们的沧桑。我的北方没

有雪落的印象和纷乱，只把远远的一场雪拉近，久了，雪已掩落在眼前的窗口，沾在杉树的枝桠。

一个人，想酝酿自己一次浪迹步伐的时候，人已经落足在台东北部一处荒野的海岸，我没有记起海岸的名字，那是冬天早晨来到的。眼前，一堆堆乱石仿佛用过力封挂住岸缘，显得岸的破落。

冬岸

我沿岸漫步，冬雾从远海缓缓蔓延而来，把天空压得很低，似乎披在海面上，潮水在苍茫涌动、浮晃，从远方循环它凝结的潮水的一股涌力，最后狠狠扑打岸石上，拍起碎发，扑落在循环的迁徙和流离的年月里。

个海岸上，脚下陷了一个缺口，潮水便在缺口处打起它的漩涡和哈欠。

远处的海缘露出一座岬角，隐约可以看到一座白色的灯塔，也许那是一个港口，船只繁忙的从港口出发，然后迷失在蓝海迷宫中，寻觅不到回港的方向，象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旅人，伫立于一座破落的岸上凝望。

我也似乎在等待海岬唯一的灯塔指引，在循环的迁徙和流离岁月中，引领我走出浪迹冬岸的迷宫。

冬岸，漫开的步伐已伫立在一

落山风从脉尾的山脊
穿过丛林的空隙，沿陡斜的
叶海扫落下来，含着焚化的
热度和时速，刮在一片盆地
平原，把一座不远的断崖落满洞窟，
形成行程中别致但不显眼的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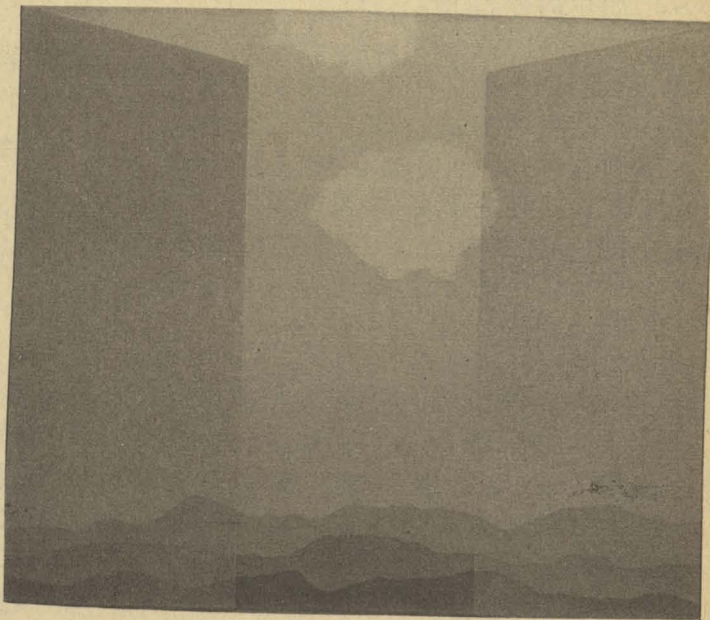
冬夜的营火在风中点焚，拍起
万碎红光，流动在黑空，
平原上围在火堆的人，想
藉火来烧暖初遇冬寒的肌
肤和心灵，然后在风中唱
起承诺的歌谣。

冷冽的风逐渐回
暖，烧起酒唱上几巡后，
想吐露几口保密的相思，
或不经意说出来自那个方
向的身世。醉了，忘了把
话题接拢，风带走，在不
远处游荡，夜空更深了，
似乎形成平原上的幽灵，
于是，想起帕斯的诗句：

风窟的旅

如果人是尘土
那些行过平原的
既是人

等落山风停止刮落时，平原的
冬夜，行程和它的角落，燎火烧话的
记忆，如挂在断崖上的洞窟，有其交
代过的经历。



小镇同伴

I

(你的小镇)。

是淡淡港那个小小纯爱的女孩吗。哪，淡港的小女孩，丘丘，长了一双颀长如杨柳的腿，梳束一条鱼尾黑辫子，跑在校园绿茵的草地上。早晨时，两个小影子在拉拢似的奔跑，后头那个影子是我的仰望，前端是你带上俯瞰的笑魇。

绿茵的草地，那是一片两小同伴的草原了。我在后头欣喜看你的腿在葱郁的晨光中跳跃，发在银色的回眸中飘逸，柔动深深的卷浪，窜进温暖的憧憬。

草地上的草原，小小的心影接踵不断的跑。有一天，兀地罩了一片凄迷的雾，浓浓昏昏的雾，拨不开，夜的样子伸长了獠牙，把两个奔跑的影子拆开，你跑远时，影子渐渐弱下来，再远，身影在雾里溶失，象水面淡开的涟漪，风未停之际，影子已

预先平静下来。

我醒来的时候，港上的渡船已过岸。你的长辈把你带离校园，远离绿茵草地。只有我留在淡淡的港，旧有的小镇等着独自无伴成长。

II

还记得牢牢的，那个当了曹长警官的女儿娟娟，从小聪敏过人，长了甜娃娃的脸，挂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从小一起钻在镇尾上香蕉芭里闹玩家家酒，再玩花轿过门，你扮新娘我扮新郎，弟弟扮伴郎，哥哥扮酷酷的程咬金，接过了门，把你的面纱掀下时，嫣红的脸露出了羞羞的酒涡；扮了郎和娘，再扮起关公和花木兰，把蕉叶挂在下巴，是关公的青胡子，锯一把关公刀，舞起神气的大跨步，要杀退酷酷的程咬金，你扮的花木兰，女扮将军代父亲从军，脸上没有青胡子，只有挂在前胸的阔蕉

叶，当成将领的盔甲。

闹了家家酒。

花轿过门。

过了门，娟娟长大了，笑涡搁了浅，眼里沾些泪，那年才十五岁，风吹漏了你的身世，你不是曹长家里的一块亲骨肉，你的亲爹娘住在火车轨后的山脚下，住在破旧的木屋里。亲人枯萎的脸廓让你觉得难过。孕育娘腹十个月，出了娘胎未及吮吸亲娘三月奶，胶林的奶到落叶时节一样枯干了，抱住心头的痛送出了家门。

羞羞的酒涡消沉了，涩涩的泪贴在脸颊上，一季的风也拂不干，泪流成小镇上的河，河腹架不起如月牙形的那座熟悉的铁桥，把你和我远远隔在两岸。

III

(小镇上找到谁，同伴)。

是迷失在莱莱山的小惜吗。

迷失在莱莱山稠密森林的小惜，那时只穿一件薄薄的风衣，在暗林里，寒气贴在苍白的脸上，已经在林间足足穿梭了两天两夜，攀过峭壁和悬崖，穿越刀似的竹笆沟，踩过脚下吮血的山蛭，我把手伸进你的鞋腹狠狠拔出一团蠕动的蛭虫，你的脸吓得花白，似乎血液快被吮入山蛭鼓鼓的腹里。

夜里，烧起一团火，砍了一根硬木防狼防蛇防猪防山匪防自己的心，你抹了余累，躺憩在干干涸的河谷床。一根硬木防不了夜蛇蝗虫鼠蚁鬼魅的树影自己卜卜的心跳，听不到山脚下嘎嘎吱吱的车声，只剩下一团弱弱的火在烧动。

挨了第三天，天亮了树林间的路，从林狱里钻出来，宛如一场恶梦，阳光刺眼，天蓝亮丽，白云在飘，脚步踉踉跄跄，眼前亮出一条公路，一座小亭，没有抉择的林狱里，相靠的神话已告终，你在这里往南，我向北，找回原有小亭和现实的颜色。

(迷失在山遇小惜，象山蛭在吮血)。

IV

是居住在小镇年长我几岁的娥姐吗。

那居住在小镇的娥姐，心头有许多锁，一环一环紧紧扣住，丢不掉年龄的锁、旧家前辈脸上的锁、拂扇媒婆的嘴锁，提亲了，提亲的年代快失音了。从前，小镇河，你把一个男子的信笺一封一纸撕碎，仍在水面上，碎片的投语永远托河流去的水影拼接。

年长我的娥姐，那年元宵晚，月亮盈圆，你带我悄悄走到河和

海的交接处，坐在长长矮堤上，握住我的手。夜云对上天，吞了一截的月，看你默默看海，沉默许多，夜风穿过窄窄对缝间喋喋不休，你望向海，对岸隔一片海的对岸红尘灯火，落了泪，看糊了视野，视野模糊了灯火，但是灯火是我看糊的。

还有七天时间，你说，要到对岸灯火亮起的地方，不管晴天或雨季，要离开小镇，重新在灯火点起的地方看糊光影。

那时，会再找一条河，流向海口的河，撕丢我的信笺吗。

(你的小镇



抒情及字

鱼群上网

在父亲面前，我习惯仰望侧面，海的样子。我比贴在阳光时差上的影子叫成关怀。我没叫唤过父亲，在内心，我的侧面是他打开鱼网后才有的忏悔。

父亲是一块远去的海，可是我能看到什么。水色完全没有移动，一生只是在漂鸟的符号上交待鱼群上网；上网唱出了海和往事，那时歌谣的名字。

鱼群上网前，是否在维持祈祷，或只是抱住悲伤和沉默：象一个上吊的人，对粗俗的麻绳有怎样的冥想。

父亲在水程中，没有与我平行相遇，风景上只交换他捆好鱼的尾部。在过时的鱼鳞上，尝试找出自己失调的日子，我真的在后生的胆量上，才这样叫出鱼的重量的。

黄昏雨

雨下了，前面矮下去的地方还可看到夕阳，把雨中的橄榄树淋湿，一个马来女生站在树下等车，身上穿着淡蓝的校裙和白色衬衫，头上披了灰色的头巾，雨水已从她的头巾滴下水珠，淋湿淡蓝的校裙和白色衬衫……印出古铜色的肢体；胸前的两本书和黑色背包也在雨水湿去，但她仍等在教堂旁的小站，等一辆看来不会那么快经过的车。黄昏的光辉沉下去，一个马来妇女走过，撑一把黑色的雨伞，雨从伞缘滴下水珠，教堂的晚祷开始响起……在一线光芒消失前，似乎看到马来女生眼里沾湿了，象黄昏最后的雨滴。

鱼

只是在一座有层次的
广场上游戈 早晨的网罗
列于最明显的地方 从那个船的方向
吹来的风 垫高广场上不同的水平
最高的是写好视野的浪头

船站在广场 只想弄平风的心事
无止尽的 鱼总是选择每个水的
隙缝穿梭而过 穿不过的是睁开眼睛
的梦 还有船 放下探测深水的网
堵于广场的内部。

仰望者

我常在固定的
一棵树下仰望自己
钉好的主题，把树冠看成伞的履历，
这是一则有关身影的联想。后来，
雨，选择走过落叶，狗开始咬伤树皮，
脚下的叶一旦累聚，久了，便流成内部的河。

我不断走动，沿河流去的方向

仰望。在仰望中，我告知生命和无常
风景有所启示的意义。

如此，我除了对证沉默的日出
外，一路的眼神便等于浓缩的庭院，
狗群在这儿等候，其实只有一棵树在，
等最后日出的到来。树，最终向季节
告密，而移去的往往只是变奏的履历。

我陈列过的荒凉

夜里的狗没有叫吠，也许并没有
狗，只有很矮的篱笆挂在早已褪色的
红信箱。那是我告别时忘记带走的
荒凉，往后在许许多多伪装的睡眠里，
它那副德性，象我枯等那束失去的
信件而咳出来的焦虑。

而狗没有叫吠，也许夜里并没有
狗，只有想象的沉睡陈列过我的荒凉。



恫言的火车

火车走后，黄昏清楚多了。你从火车经过的铜铁挂起的桥梁，说出背后一座城市在黄昏底下站出一些过高的视角。

城市的黄昏，你走过，火车往你的视角走去。黄昏在原地上洗涤，以它的恫言传达消息。

清楚多了，火车走后，你再走去远远的日子有你和火车辗过的时间，挂好的桥梁的秩序，压在一块块秩序中的日子，有时火车出轨。不要回头，你走后，城市的身世已经在黄昏中消失它原有的标志。

追逐

在倾斜的小站出发了你说摆好追逐的信仰吧云和草原平行踏过最初的出口那些遥远的脚步和苍茫的边缘正在相遇呀

说好的与黎明擦肩而过时必须跨过最后一座花岗岭不要眷念石缝之间的苔藓和路上的指标

晨曦晴朗以后背上路的信念在天涯小站追逐平坦的入口已是一块订在命运的方向。

泥土

早晨选择自己在
一块泥土翻过了头才
安定坐下来。阳光舒展一天的辛勤，
替地面弄开新的皱纹，成为一个明
显的据点。整个纳闷的夏天，低下
来的光线晒成一排认命容颜，老人
口渴时猛抽烟，保持日常的习俗，
朝祷告的方向祈祷。

记起下午，牵住三头牛绕过大
树，汗珠抹过额头，过了上堂的地
方，天黑后砍下它们的头，说好的，
交换牛首的血渍替耕过的泥土赎罪。

几头牛，踩过老人的黄昏和教
堂，干旱的时候……足迹一起走出
疑惑，始终等不到雨洗涤乏味的血液。

天亮前，三轮车把解体的牛，
分头载往黎明掀开的市镇。经过早
晨选择的教堂，静静的风干了血渍，
信徒仍朝向同样的方向祈祷，重复
以信仰来抚摸一块泥土，算是完成
进餐前的仪式。

小牛犊

摆好方向后
我依照树的绳子推
算年轮的距离 一件件罗列 时间
和眼 看清是一把生锈的长矛

小牛犊结在树的约束下绕成主
人 推算天际什么时候交换一场雨
我和口渴的河接上口 用舌头推
动船 推向无人放牧的距离 树最
后被捆住 咬成牛犊在长矛上陈述
过的初血。

族群以降

你在篱笆
围高的一朵兰花
上剪辑所谓和谐的风声低低掠过蚁
群在共同筑起一座脆弱的迷宫一座
海岸上推高的信仰虔诚的手法和口
碑有一些分别的口号是风的耳朵用
来刺激水的测量一天水位高涨如天
上飘走的云在深深的天际间摆好椅
子共同瞻仰把脖子压在同一个成长
的方向把内定的封住的思考模式转
折回静穆的对视种族的手语刚好有
一朵兰花的芽长在雨林的时间上永
远追逐族群以降和谐的比喻。

水位

生命如果有花纹
相信它不会象树的年轮
依照时间的生存原理移开它的宽度

它应说象一条船流动的河充满
欲望的生命 平衡或失却在一张画好的水位上

假如不介意 生命在渡向彼岸
有人了解的黑暗的终点 你合起眼
让天地和河再次平衡 生命再次流渡。

旧车站

雨下了，我站在车站，替雨看守
土地和一株老橄榄树。树，在细心清理自己巨大的年轮。

回到车站，出发似乎刚从这里开始，记忆的符号：一部老人报贩车推出以前的样子，十余年了，我仍看到老人守在同样的早晨，一样的街，堆叠一天的早报，也整理自己明显

的驼影。铅字的油印刚抹在黄色纸页上，最黑的线条是讣告的广告边框……

老橄榄树的叶落下黄色，掉在空中，雨里，记忆的走廊上，车站屋顶和我的仰望中。过去一些十分面善的搭客，要见证什么似的，仍坐在从前的旧公车上。

七个鸟巢

我在一座小镇，叫做十分寮的小镇，看到七个燕子的巢，筑在向阳街头屋檐上。它们剪早晨第一批阳光和飞翔的淡影，用心在别人无意留下来的一角。一个个耐心围起喜悦的家园，没有人抬过头看看燕子飞出来的一片晨光，柔和的替小镇叫醒。

镇上的人们，每天几乎只在尘封的影子里，打扫被风叫落满地的黄叶，而无意间留下来的这七个燕子巢，成了它们飞往南方过冬之前，被遗忘在深秋里的风景。

半 亩

【七座山】已经看不见前面的七座山，你说。垫高脚，仍看不见前面七座山。我说，往阶梯的信仰走去吧，越过了，意识便高了一个头，靠近自己交代过的灵魂的鞋子。

【酒】我把原有的行程缩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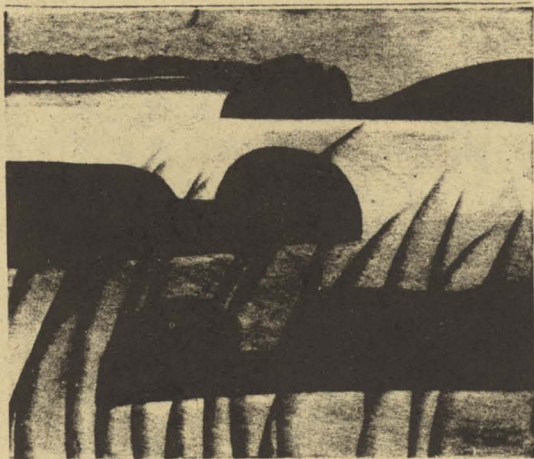
张开眼时，酒已经熄了灯。从你坐在对面的小椅，我走过一条水急的想象。

我没有把失去的你，说是酒浸住的激情。从水声中扶起，只有灯的幻影最真实。

坐那边

像你在陌生的时候，来了，带来酒味和缩短的行程。

【水中鱼】你在水中抓鱼，只能在水中抓鱼。鱼在水中分解，以打嗝的方式，解一张网，千百孔的网，抓起你自己误认的鱼。



【窝】穿过一块土地，跟一尾鲑鱼旅行，从城市走出湖。其实你只有与影子开玩笑。

帽子在河边种了一盆花，蛇在灯塔造好窝，它们都把这说是历史或什么的。

【回家】从你的笑容，我看见凤凰木和住宅区。

父亲说，到下个村吧，年轻人。

不要害怕提水的事。

我是坐在你拖延的立场，看住宅区的人群，晚饭后站在阳台上无所事事，在凤凰树下细心刷牙。

【火烧爸爸的水桶】火烧爸爸的水桶，蹲下来，爸爸在火中喊，我从水桶溢出来的水中看见火的秘密。

一封红色的叫声。

【别人的树】我已经在你的背后走出一块岭，雨在屋檐上，刚刚垂落的样子。

我打开窗，你醒了，你交来肩

膀，去年说好的，村庄所垂钓的是别人的树。

天，不久叫亮了。

【行程】坐在车站，司机走过来问：到那儿。

河口。

我说，但我不知道那个才是正确的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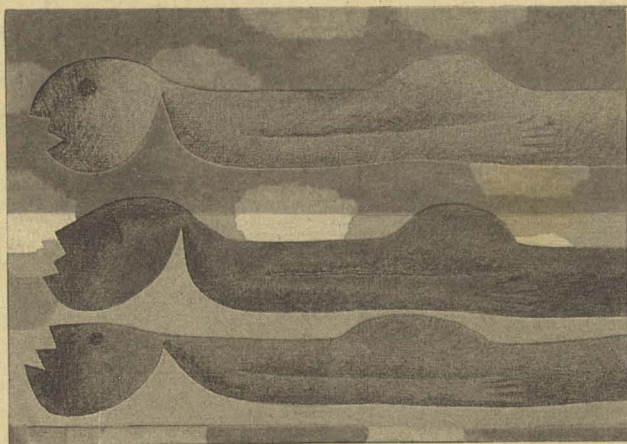
无所谓的坐在车站，只想看司机脸上的风霜，很深的样子。太阳的痕迹，把一个人的脸部晒斜了……我想起舅公，去逝前还抓住巴士的驾驶盘，穿梭在人群和风霜之中。

一辈子的路线，没有太大改变。

终点是那儿。

仍是那个，河口。

半截身



【教堂】河的周围，借一块石，找河底的教堂，古老的寄宿者。我往老人指去的方向，看到河刚刚弯过以前的地方。在河底，只有记忆中的人，才有机缘一睹用木架挂好的教堂，浸在所有岁月语言中，而没有历史的记载。

【死亡之书】你牵住我的手，我的手刚刚受伤。你把指环交给沙口上画好的圆圈。坐船，你坐好船，到一定的水位便把你的椅子倒反过来，把原来的圈子画出位子。

【其中一站】我把票据在天黑前交给你对证，路程无误后把它分为两半，其中一站缺一个角。

我仍然把缺角的车票收在口袋，那是我塞满欢乐之处。有时，辛酸占据了生活，便把路途的记忆缩短了些。

小边缘

【停泊】你选择在每个文字上停泊，字与字之间的避封港，想耕半亩田。梦，搁浅下来，等于太深了。

【蛙人的故事】你想看热带鱼，想打捞海床上的声音。你在华尔兹的节奏中沉入一艘船沉睡的地方。

打捞消息，沉船的工具是半醒的话，海洋考古学家测量的倾斜体，绘图，展示你故乡的温度。

【月台】不要逾越月台黄线，照相机在天桥上刚刚照好逾越的铁轨。时间的门栅，守门人，催促搭客往火车靠近的月台移近。

火车不要逾越黄色的人群，那是离开和停靠的缩写。

【时间】只能在支离破碎的时间中估计自己的呼吸，想真心问候阅读过的文告，却拮住一棵不动的树。

树冠和我的影子重叠了，站太久，阳光把树冠移走后，我听到呼吸更急促，我把阅读的定点放回自己的口渴中。

【一千个位子】停在一个象荒凉的丘陵地，只有几棵半枯的树和看不见的虫叫声，风声和叶子滴在脸颊的声音。

倾斜体

我想越过前面的两个岭，你说的，几棵枯死的树的荒地，往前走，大概两个岭的脚程，往左边就是一个大冢场。至少有一千个参差不齐的墓碑，坐在那里，一具具写上自己看不见的文字，躺在那里。

你大概是一千个位子的其中一个，我过了两个岭，想起你在什么场合说过的，便往左边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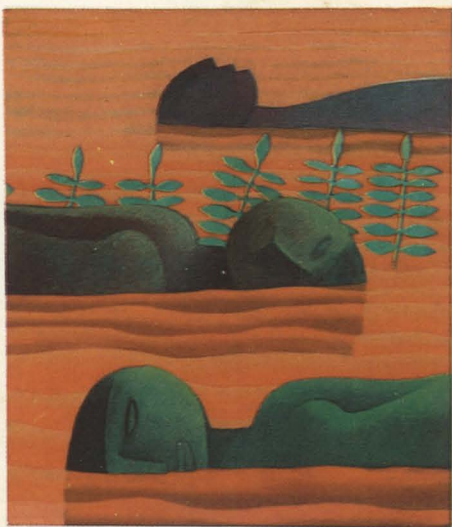


图 / 丘瑞河

1 爱的禁区

他在静寂的夜里提出控诉
明月为他作证
满天星斗屏息旁听
发明爱情这种东西的人
心地未免太过残忍
害得他朝朝暮暮
害得他生死相许

——他的控诉得直
于是他的生命中
就有了一个爱的禁区

你看他孤独得多美丽
当他支颐而坐
许多感人的诗篇
也陪着他支颐而坐

3 赋别

我要的只不过是一点点的寒意
你却给了我整个秋季的萧索

这未免太过奢侈了吧！
今夜的月台，依然冷清如昔
小小的缄默
已足够描摹我们的分离
又何必加上一场细雨？

对于爱情
我的心胸一向来都不太宽敞
你说我要把那剩余的感触
摆在那里？

◎叶明（遗作）

情事 3 题

2 爱的踪迹

我走进梦境里找寻爱的踪迹
沿着羊肠小径，我来到山林
我知道遍野的虫鸣鸟啭非为我吟唱
拐过山坳，我寻到水边
我知道万顷的粼粼碧波非为我潋滟

我走进季节里找寻爱的踪迹
循着鸟语花香，我迈入春天
我知道遍地的色彩非为我绽放
跨过夏季，越过秋天
我站在冬天里俯仰沉思
我知道千里一色的白雪非为我舒卷

最后我从梦境回来
踏入四季以外的那一个最平凡的季节
那几声柴米油盐
那几声童稚的呼唤
啊！原来爱已经在这里隐藏
情，也在这里隐藏

